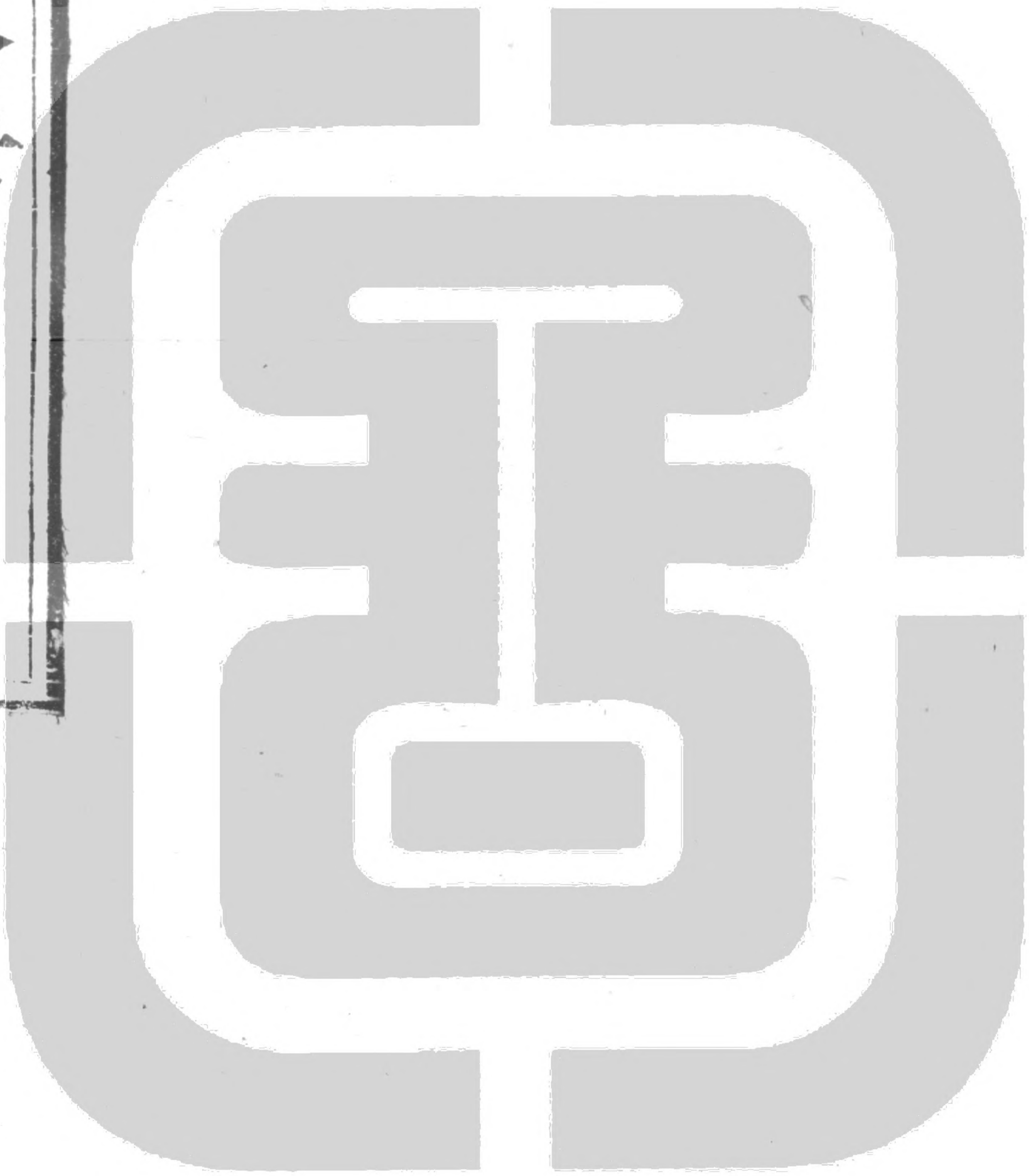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三十三至三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國子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高陵呂樞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憲彭澤陶欽皐編刻  
墓碣表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澗林公墓表

公諱廷玉姓林氏字粹夫福州候官縣人父介菴先生任為  
韓府紀善公幼隨任焉因籍平涼成化癸卯遂發解陝西  
甲辰舉進士明年選授給事中時

孝廟初元公即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文  
筆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內關妖僧方士

多底收戮他日劾太監黃璜之弟黃緣京職事雖報寢聞者  
生氣又蒐輯傳記釐為八箴以乞保治既晉都諫滋著讜諤  
其論興濟宮建真武廟及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  
遂因程事降判海州爾乃畫法祛弊塩場強徒一鼓盡擒至  
訊董老菴殺人之盜如親見鬼神遷知茶陵州籍里豪以觀  
躬化革鬼俗以禁屠牛建冰江吸院亭以崇正學未洽三年  
四門不閉茶陵稱治乙丑陞江西屯田僉事設立規條逋賦  
就完追美于徐准尋陞廣德提學副使中署司事七月凡其  
敦德行正風俗崇節槩獎恬退抑奔競闢邪讒剖疑獄結滯  
案罔有不嘉至于廉周應本殺崔鎮父子之隱奸發黎民阜

繼母曹氏殺前子之偽惡尤能驚服廣人之心己巳陞山西  
參政丁繼母高氏變闕壬申陞右通政提督騰黃是冬陞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凡勢宦  
貴戚相率斂戢乃又嚴捕達軍之奸以杜響馬巢穴奏劾守  
備倒馬關太監李貴及翟都指揮張太僕丞之惡於是畿輔  
肅清商旅夜宿尋以張辯調南京都察院管事公遂懇求致  
仕去嘉靖改元皇上以言官薦公守正不阿觸忤權奸遂起  
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  
旨自是祭祖至陝以還闕不復出矣乃壬辰四月二十四日  
疾終正寢享年七十有九歲則豈非

昭代之完名君子者哉初介菴先生為信宜司訓公母徐孺人卒于信宜火葬鳳凰山不封時公方二歲也稍長微知其故及出使廣東葬都憲魯公輅趨信宜披草泣血遍訪父老得母葬所為文哭祭圖其山形而去陳白沙聞之至錄其文為詩以傳比介菴卒奔喪平涼念祖塋在閩復南展省墓碑泣別歲甲子入 覲途病還涼就醫聞 孝廟陟方哭臨于

韓府墀下血淚點漬麻衣有痕提學廣東時焚黃酌祭于信宜哀痛之切足表士風公常欲自涼遷父葬于閩以人言未可搖動休魄而止乃留仲弟廷羽于涼以守丘墓繼母陳氏

歸閩焉戊寅之夏

福州備卒缺餉群咻為亂閉城門擁利兵

內外岌岌公方中

泔衣造壘以示

朝廷恩威賊輒解

散八月再亂公再出撫定鎮兵因以夜擒

渠魁福州用寧公

米毫髮不擾于鄉里人皆德之蓋自

始葬魯都憲公及

楚憲王妃特几設

二無所取人已占其後矣則公固孝

廉忠真者乎其歎

壘中外以成正大光明之業者豈曰無本

爾哉陽明王公謂

具碩德重望收曲突徙薪之功儀制郎中

林君炫謂公剛大

之氣常伸于萬物之上淵源之學自得于

簡冊之外濟變之

材又一時莫之與京也其殆庶幾乎公曾

大父諱外生大父  
諱芝者也贈給事  
張氏封孺人生子  
于某山原是宜勤

諱觀號淳裕處士配某氏是生介菴先生  
中母徐贈孺人繼母高陳皆封孺人公配  
一彦源娶某氏孫男一桐孫文某辛巳年  
辭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毅南澗踐正履  
明載其矢直蹇蹇  
粵文教贅臬既晉

孝達神鬼奔騰驟涼粵守諫議論列成  
匪躬為士林望田錫劉恕風是用長董學首  
郁憲振此紀綱甘心采芝出處以正言告

瞻者哲人于行

明加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樵林湛公配天人

梁氏神道碑文

樵林先生諱江字宗遠廣東增城縣沙貝鄉人南京禮部尚  
書其泉子元明若水之祖也因其泉子貴累贈如其官配梁  
氏累贈至夫人其泉為翰林編脩同考會試柙為其所取士  
門生也因知其家世至于先生天授穎篤不識譎詭迪巽履  
謙於物無忤性耽靜居遐棲于上游庄庄有大田側開魚沼  
結茆其上徜徉業作又或桑于園山田于崗麓俯仰食力為  
終身樂不求聞達當年饑則出穀熟則入穀轉殖小息以若  
民利積自然之饒先春則肥桑桑濁沃若蠶繭異他人箔梁  
夫人又善治種盆繅以為縑帛絕紬堅緻不紕抱市必增直  
遂并積穀以拓田園日茂厥業然率厚直而薄取屈己以益

人曰夫產也將傳子孫當使困者與我皆利豈可乘機以專多乎是時白沙陳內翰倡道廣中聞先生山樵水漁高棲遐

遁遂作入雲堂構詩以貽之詩云入雲堂構昔人開蘭桂春水次第來黃雲水高幾千丈江

山前日大學士瓊臺丘公亦作樵林記語在湛氏家乘記大

其托迹漁樵取適於意則先生者當非明時孝弟力田隱君逸民者乎

梁淑人祇若先生惟德之從言不出口笑不至矧歸湛氏時

妯娌五人獨得愛于姑媪雖在嚴肅之下數被寬假其慈僕

妾無弗心悅若乃純誠敦慈實根性成常曰我蠶則勻我織

則純殖則珍而以被我後昆當其躬行雖魯歎毋漢鮑妻亦

可方也宜其篤生哲孫為時名儒履道不那抱忠家邦以為

髦士率從龍誥壘贈迥異尋常云樵林先生誥畧曰賦性寬仁秉心公直恭謹協于鄉

評行義感于閭里篤生聞孫佐我邦禮有貽謀開先之功梁夫人誥畧曰賦性真閑慈順洽于上下力絲繭以興乃家克

勤儉以裕初先生之始祖諱露在元大德間為廣之德慶路

治中即卜居沙貝鄉生二子伯曰世忠仲曰晚丁仕為縣主

簿生志高一曰懷德元季之亂法嚴酷凡為保障一鄉頭目

者遙授以元帥得專生殺增江誌曰懷德嘗為保障頭目有

部卒盜其池魚捕以獲保障公令歸辭其父母自來就死及

期果至保障公曰以魚殺人德所不恐開釋遣去後至他鎮

見理罪人則始乞以歸為稱代誅以懲不恪復密縱逸全其

不辜

明興天下既定公獲樂業洪武中隣境蘇友興作亂南雄侯  
奉命征討海道不利官軍幾陷保障公仗義起兵赴海力救  
侯得師還時近地皆以降民充戍獨沙貝鄉免至今賴之保  
障公生處士諱汪一諱果成是生樵林先生者也然則樵林  
先生之悉備周德以至有甘泉子者其淵源所自豈偶然哉  
先生生己丑八月十三日卒甲午九月十六日壽六十有六歲  
梁夫人生丁亥四月十八日卒癸卯四月初一日壽七十有  
七生男子一人諱瑛別號怡菴亦以甘泉子貴贈如其官克  
肖厥德者也女子子三人長適伍氏次適鍾氏梁夫人出次  
適鄭氏側室出孫男子一人即甘泉子孫男子三人東之東

之來之梁夫人之卒也於成化丙午比附先生合葬于赤坵  
山之原矣至是甘泉子暨墓上石是宜勒辭羨道用瞻行路  
辭曰

繫樵林叟素履孔嘉懿源天授逖流如河靈承其明其明伊  
加稼穡是寶魚鱉亦多有崔園山起藝桑麻又何外慕眷惟  
配淑衍茲餘慶孫是開家履道惟篤福如松蘿為士者望于  
祖有華載其明德其風肆遐千載不磨

湖廣按察司僉事敬軒沈公配孺人章氏墓表

朝列公諱欽字敬之別號敬軒浙江山陰縣人監察御史澧  
之父也公天授端嚴直躬而行既舉進士觀政工部差葬吳

鄉裕于潮州爾乃壹事安厝無他外務潮守憾吳欲囚葬為厲以利啗公正色峻拒發明

恩典優恤鄉士寧有齟齬竣事廉正潮人誦說尋出推興化缺守署篆見贖罪淹獄悉與理釋不能贖者或捐俸代輸凡所鞫讞罔弗平允革蠹剔滯郡中稱明他口清屯至莆之廣業民苦虎患乃藝香籟天自伐失職翼日獵虎繼至其害頓息若乃奮義平仙遊之巨寇捧檄決泉州之疑獄竭誠禱久旱之雨力辭掣水口之鹽尤人所難能焉薦剡爭先首被行取分授科道有鄉宦左沮稱公性樂恬靜乃授都察院經歷司都事公莅職滋慎鮮有怨尤三年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分

巡衡永然地遠民獷而又守貳恃勢毒痛衡野聞公至遁去民如解倒懸其貧民稱貸者累負傾產為立均劑至今為例柳桂僻遠罕肯巡歷民不聞法吏亦稔姦公窮按其所洗寃澤物埒于腹裏其徭徭出沒甚苦齊民乃設隘練兵分列金鼓遐邇相聞民以安堵初公為都事有御史競差以求公公未與遂比公之湖不遂差者輒拾織事枉誣劾公公益守正堅不與辯及甲戌考察終忌于當道謝政而歸識者惜其用未能究乎材云初公舉乙卯鄉試時父贈君宏齋翁疾乃晝夜侍側嘗進湯藥贈君速公春試公泣告母翁曰世豈有父冒疾而子棘試者邪留數日贈君卒乃得行其終未幾翁孺



人亦卒喪葬皆依禮不苟其自湖歸乃建大宗小宗二祠每晨必冠紳參拜小宗祠雖輕疾亦不廢其大宗祠則朔望行之其後澧舉癸未進士令霍山則遺書勉以清白忠勤毋耽溫飽以貽我羞及澧調南昌使道歸省申戒滋嚴晚歲課耕力學兼訓族里築湖陰草堂吟咏其中邑士大夫率分題磨和書歿火其逋負積券夫公孝慈于家任恤于鄉者如此宜其敷歷閩楚懋宣政法者卓卓乎度人遠也公先世諱邁者為宋右正言知制誥出守越州次子煥元祐間為翰林學士諡忠肅隱于會稽監湖煥子琰登進士歷官國子監直講侍御史丞以屢諫相秦檜棄官卜居山陰青田鄉琰子繼祿舉

進士亦官翰林學士鄉人懷其德歿而祭于社遺像尚存七傳而生公則沈固世積其休宜委社于公身備直方而又有子御史秉正趨道而不已者乎夫御史也不在其身則在其子人雖奪之其如天何哉所配章孺人者會稽偁山省軒處士之女也幼閑姆訓確有令德充工剪製為諸宗親女子式及笄歸公克幹內政公得顯業于學無少廢一日公仕閩楚則相以平恕恭敬雖楚中官舍稱宗之不疑上事其舅姑能承順顏色凡舅所延接賓友皆躬治具數無憚心舅姑常期以昌大其家也他日舅姑相繼疾卒則相公進湯藥治宦葬無弗誠信其歲時蘋藻脯羞亦皆潔齊後澧既仕則亦以清

白申戒如公云公生于景泰丙子三月一日卒嘉靖壬午七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七有湖陰類稿藏于家章孺人生天順五年九月十三日卒嘉靖三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四子男二人長即御史澧娶王氏繼胡氏張氏黃氏次松例授引禮舍人娶來氏然淞先生公卒女子子二長適引禮舍人周惟次適周濡孫男子六人榮棻集樂渠公歿之年已葬于樗里之原是宜勒辭羨道以告于路辭曰

有嚴敬軒侯直侯敦人施其謫我惟允元寧貶斯位豈渝所存天道京京如掌斯翻于前若昧于後孔燉視爾子孫御史承家如神有言展矣直躬昭茲乾坤亦有孺人配德知駕載

其休問永貽後昆行道瞻言惟善是璫

中憲大夫馬湖知府桴齋顧公墓表

公諱潛字孔昭姓顧氏別號桴齋一號西巖蘇州崑山縣人也生而穎敏不同儕輩年甫九稔輒解屬文未逮成童選籍邑庠督學臨試多口褒獎弘治乙酉高陟鄉薦後舉丙辰進士訖登二甲選改翰林庶吉士每應閣試數註首卷大學士守谿王公碧川楊公成加器重戊午將授館職乃出為監察御史即差巡京城茂視權倖中貴陰覘偵失朝儀註奏又繫上旋與開釋尋

勅印記山東河南種馬屏斥覬遺細至果菜因論五事備列

氏瘼一曰定買戶以寬民力二曰慎選擇以祛民患三曰易種馬以永善產四曰嚴黜罪以勵曠職五曰省繁文以

革吏辛酉畿災變進八政疏於時務尤切一曰恤災傷二曰

強四曰飭軍務五曰省供應六曰崇儉約未幾以疾得告滋遂於學

纂著稽古治要十卷為政大體靡不畧具癸亥疾起具本首

獻

孝廟嘉賞留備觀覽其兢業萬幾顧問諸老訪求治理察納

忠言間采斯書是時都御史浮梁戴公烏程閔公重其器識

諸道奏牘悉委詳正甲子復因畿輔災變率先同宋開陳八

事一曰裁革傳陞乞陞官員二曰禁約外戚之家估寵肆橫

三曰禁止鎮守內臣賄賂貪緣六曰罷黜方面有司不職

官員二曰減徵各庫不急錢糧言甚剴直其諫修延壽塔及

於光祿少卿祝祥附外戚躋美官太常卿崔志端起道流遷

宗伯

上皆采納為公停革朝綱振肅稱名御史未幾以吏禮二部

推薦奉

勅提督京畿學校慨然之任敦振士風先是順德永平數郡

士寡問學乃選拔秀穎檄令有司資給入京業受明師多所

造就其品定藝試尤為精確至今論學政得比諸陳士賢云

正德丙寅

武廟登極上言初服當崇敬畏戒逸欲任者碩屏佞幸乞令

儒臣考進唐相宋璟所上無逸圖宋孝宗所集敬天圖備時

省覽不報比其秩滿兩考部院書最至有曰操持無玷學行  
 有聞者許襄毅公一歲中薦為大理寺丞者四皆不報戊辰  
 冬出守四川馬湖未之任已巳以格例解官時姦宦劉瑾用  
 其黨方在要路公嘗忤焉遂被傾擠及瑾既敗兵部侍郎陳  
 公玉黃公河御史謝琛沈霽交章論薦竟沮格例嘉靖庚寅  
 以子夢主任南京吏部郎中遇 郊祀覃恩詔封中憲大夫

制詞褒嘉爾南國譽髦翰林吉士已而擢任臺察屢進謹言

功久而彌著公心雖白材終未錄乃甲午三月二十六日卒距生

成化辛卯年八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四輿論為之悼惜云蓋公

端慤不苟十六喪母即致哀毀既仕過家必慟哭墓所仰事

父祖孝敬咸單每得賜物緘以馳獻及罷官後鑿池壘山以  
 悅父心處諸弟妹恩意周浹葺理祠墓不慮其材自奉身儉  
 如寒素他若貧困之施喪病之恤正竊葬之罪禁巴城之堤  
 除稅役之害皆其緒事則公之顯於言責者此非其本乎初  
 公七世祖道璋為元萬戶高祖諱大本不仕曾祖諱士良贈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祖諱恂累贈詹事府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考諱冑之封監察御史妣周氏贈孺人繼李氏封  
 孺人世有積行則公之所源流者遐哉配龔氏有女德封孺  
 人先卒加贈恭人繼楊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夢圭江西布  
 政司左叅議文行著名于時凡公之所未究而大顯于方來

者不在茲乎娶皇甫氏夢川府學生娶沈氏皆龍巖人出夢  
毅聘魏氏側室刁氏出女三長適王可大次適長洲陸仕偕  
國子生次字嘉定劉在縣學生孫男三允熙允默允烈公所  
著有靜觀堂稿續狗讀史新知林下紀聞湖塹醉歌崑山志玉峯文  
獻錄淳史夢林若下卷藏于家叅議卜今年乙未月日與龍巖人合  
葬于邑西北巴城村之舊塋是宜勒辭表道告諸行路辭曰  
於惟西巖素履孔方學殖亶厚翰苑有聲亦既言青職思其  
明或書以勤或疏以匡恤民于馬作士于京位雖未盛有慈  
其行侯孝侯慈侯睦侯詳豈曰無本致用乃臧宜爾 家子器  
如圭璿為邦之良光開休問如江水長

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東郭周君墓表

右諱滌字進之姓周氏號無垢居士更號東郭居士蘇州常  
熟縣人也生有奇質穎悟度人自知讀書目必成誦善屬文  
易如宿構年始十六母邵損背抱尸慟哭見者酸鼻既籍邑  
卒文聲驟起後遭父喪哀毀幾絕事繼母趙幹盡承考喪所  
違逆二季漸浙撫教成立咸與有室他日相繼蚤逝殯歛棺  
葬罔弗用情且優恤其孤不至怨曠常熟里人稱孝友焉弘  
治己酉蜚舉應天登己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乃即剖決章奏  
風力懋著

簡命慮囚江北多所平反累遷郎中滋洞律例無少訛法同

列質疑應口開折一時秋曹堂屬歸明爾乃推典本科綜諸章奏庶獄依歸又嘗與修問刑條例輕重低昂率加決擇於是司寇閱公冢宰許公交章論薦才可太任云是時劉瑾專權私托四出公執不阿瑾陰啗之適小吏汚君他事遂下詔獄勒歸田里尋瑾敗誅首奉

恩例獲以原職致仕焉爾乃躬率家衆力生業作漸臻饒裕爰立家廟篤正祭器歲時享嘗情文雙致雖冠婚諸禮亦遵古昔為鄉人倡晚年廣闢卉圃繁植花竹開建池亭時出游行異時功名之會漠然無所動其中肆今

上踐祚致仕者得遞進階而巡撫郡守風令應

詔君固謝曰吾已罷官獲從致仕之列矣復爾冒昧吾誰欺哉可以知其所好矣則君在位者之所樹立豈徒然哉乃嘉靖甲午三月二十四日卒距生成化乙酉二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歲初君先世當勝國時有諱者岩者躬被行業隱城西隅是生清甫清甫生信七歲而孤就鞠母家粵既成立身行仁義吳文恪公訥為志其墓信生鼎鼎生贈君瑄徙居東城配贈安人邵氏始拓周業是生君者也然則周氏潛德厚植委靈於君者亦以遐哉君配錢氏封安人亦克內治生男子二人長植國子生安人出娶某里錢氏次柯側室高氏出繼為浙後娶徐氏女子子四長適率生徐恩次適錢子儉次

適國子生劉隴次適王稔孫男子三人爍爍焯植出孫女子一人柯出植將以今年月日卜葬於虞山北隴新阡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上黨劉公已誌諸墓矣而植又以表請是宜勒辭羨道告諸行路辭曰

有敦東郭抗志孔嘉上孝繼母友于滋多譬諸卉木有本者華宜爾在官刑罔不和慮囚平反尤聲本科越既被屈高卧煙霞篤修古禮暇時名花知足不辱將非斯邪勒辭墓陽行瞻肆遐

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古菴毛公墓表

公姓毛氏諱憲字式之號古菴常州武進縣人也予官南都

嘗接於別邸色夷氣清可敬而親其貌古也怡性完神游乎物表其心古也孝弟信義言論通朗其道古也則其所自號者當非虛恢矣今年予在北雍忽聞公訃傷悼累日實晝寤乙未十月二十九日嗚呼吾友古菴平日以道自砥乃至此已耶公甫弱冠疆學不怠以三禮遊邑庠正德庚午以亞魁薦於鄉辛未中禮部亦然尋登進士第授刑科給事中即上疏言人主之德莫大於開廣言路優納正直時諫官實明方以言得罪公即抗疏申救以為不宜塞諫諍之口時大臣有怙勢於內豎之權者則又奏劾剴切而內外咸肅既而引疾以身喻朝政云雖任耳目之官實乏聰明之德三年之艾莫

措七年之病難瘳病痊除兵科給事中議政中府坐論激直  
 輦正國是不阿權貴又嘗見邊防軍政之弛災異水旱之煩  
 乃敷陳古訓疏列遠圖多見采納其使荆湘見民居漂溺死  
 徙瘡痍之狀即具疏馳上當道以為公危者公畧不顧忌已  
 果忤旨罰俸三載秩滿遷禮科右給事遂疏請祀先儒陳浩  
 有功禮經是時

武宗西狩公倡率群寮因請

回鑾兼論建儲衆皆警懼後錫幣近臣公疏辭不受權貴有  
 欲結公者公正色拒之於是其聲益大振於時嘉靖初年以  
 耳疾謝歸講求性理之學學翁然尊師其徒之貧也多為之

館穀惟時郡守陳君實建道南書院延公為師表進後學公  
 之教以不欺為主以喜怒為用以克己為功以敬義為存心  
 制事之本其言曰君子之學須是擺脫習氣著實踐履方是  
 實學則公之在諫議可知矣且公性至孝每念父卒於外輒  
 號慟髮絕其養卞太孺人及喪葬皆無違禮又以祿不及養  
 扁堂曰永思終身不御重味而歲時祭祀一遵朱氏家禮他  
 日置義田義學教養鄉族施愛孤弱若與人交死生患難不  
 爽素心故師子孫貧不能立與置田宅矜恤周至嘗立三近  
 齋予為之記公端坐其中深潛考索其所得於六經者多矣  
 然則公之教人蒞官豈徒言語之間而已哉古菴之號其真



稱情乎公先世出河西以仕於常因家焉高祖諱福四曾大父諱智大父諱文明父諱任程鄉石窟巡檢卒於官以公貴贈兵科給事中配下氏贈大孺人生寶及公公享年七十有七子男七曰誠曰詮曰誠曰訢皆贈孺人陸氏出曰諧曰訪曰諷曰皆側室某氏出誠詮訢皆太學生誠邑庠生繼娶單氏封孺人先公卒誠亦先公卒訪諷後公天孫男六孫女六其子詮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村新阡其泉湛先生已據養齋徐公狀誌諸墓矣至是請表是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懿古菴惟德之行侯忠侯直為國之光於學既遂厥儀有程隱教不惑淑於慈良賙窮賙匱使乏裕康振人思古厥號允臧逮茲易箚晚節彌光英爽不昧陽陰互藏祀遐萃子孫永昌百禩其無疆

墓碣表

嘉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周玉巖公神道碑

公諱廣字克之別號玉岩世居崑山吳川鄉司馬涇今隸太倉州人也公之始祖曰福三其後譜說莫詳至諱子詳者生海配鍾氏生文字以章配陸氏寔生公者也海文皆以公貴贈刑部右侍郎鍾陸皆贈淑人公生而英邁迥異群兒長舉進士觀政兵曹覩大司馬東山劉公直道而行即砥礪名節

不諂流俗既授知莆田道出閩者例謁鎮守時率行重賄公徒手無誓言動端疑廉正自束不發人私書兼以宓子賤為師日禮耆儒用資啓沃周爰詢謀下及庶民莆中利病罔不聞悉諸所興革咸飭人心方及期月母卒于官貧無棺殮鬻內釵剗始克昇歸以葬服闋改知吉水政益詳敏時贛州流賊自大帽山突出路由雩都驟抵新塗燒求豐縣勢甚猖獗吉水丞簿惴欲奔竄士民洶洶亦無固志公面加叱責要盟神祠衆志始定戮力禦賊有嚴有毅賊乃潛師踰境邑賴以完厥後藩臬上功督府滿公不及公亦漠然正德壬申以天下守令治行第一擢浙江道監察御史是時佞倖錢寧居中

用事巨寇劉七輩暴戾恣睢橫行江淮河濟殺人或盈城野公抗疏四事一斥喇嘛番僧宜投四裔以禦魍魅二遠伶人賤工至引唐莊宗事以譬三重國本以廣儲嗣不得育螟蛉義子如宦豎蒼頭錢寧者其投刺皆書曰皇庶子僭擬東宮之罪擢髮難數四嚴軍令言諸禦寇者皆無恙而川原白骨積入丘山疏入寧大怒幸

上不深罪止謫懷遠驛丞寧陰使刺客順道而狙欲遮刺公公微服出城變易姓名被衣道流誦觀音經楞復三日乃得脫歸既抵懷遠奔無館舍寓居佛宮間與同志泛崖門登西樵跨羅浮夷猶白雲之巔然驛通番夷朝貢每外使至咸慕

公名或以奇貨為獻公峻為拒絕使益敬憚甲戌移知建昌縣是時宸濠將叛謀復護衛軍伍遣使絡繹道路肆行征求每經建昌公輒裁禁民賴以蘇丙子八月吏部擬擢憲職寧內構陷批根往事復謫公行寨驛丞行寨在深山叢棘中亦無驛舍居民數家靡所寄止乃誅茅為屋依山面沅日與其徒講學論道暇則登陟崇岡俯臨幽壑超然遠覽無所顧慮辛巳之夏

武宗既崩

今上即位首舉遺遺 詔復公御史尋陞公江西按察僉事公至斥貪吏疏滯囚去淫祠放尼姑數百歸之宗市其菴以

業公費不以煩民明年轉九江兵備副使尋改提學其綜理學政躬自為範誨人務明義利及其校藝必參德行以為高等時

天子勵精圖治凡藩臬守令治行卓異特降璽書褒嘉通天下止十三人公與其一焉嘉靖乙酉陞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公至分部所屬伐其渠魁民庶用安乃又申敕憲章釐革蠹弊凡會讞獄齋戒禱神開釋冤抑參伍之下咸得其情刑是不濫公之始至鎮守遺金公漫不省置諸庫府比鎮守窘甚復返其金因以綱條解諭鎮守憚服其後有中官督織造者倚勢作威橫索民財有司莫能抗公移檄禁遏及入省城

繩其奴從不得侵牟於民民遂形諸歌謠按閩三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振肅風紀百僚嚴憚其商論政務虛心延訪雖在屬吏亦多聽納其有才賢亟為薦揚于時富室豪右多買民田遺其原稅民用大困乃下令稽覈且欲奏

聞豪右不便交口騰訾當道者遂援裁革例罷其巡撫公因乞休

上雅知公賢且命吏部擢用已丑冬遂陞南京刑部右侍郎越二年辛卯八月某日以疾卒於官舍距生成化甲午正月某日壽五十有八歲公之寢疾時當大比其三子皆應試留都獲侍湯藥未屬纊前四日公令趨治後事且曰吾平生間

關百挫屢瀕于死而不死今死於此命也爾等慎勿俯仰當路以乞葬祭神間氣爽怡然而卒初公少即警敏年甫十四父贈君卒卒後五年公籍邑庠家貧無所于業僦屋城中陋巷家徒四壁立所配張淑人躬勤紡績以給饗飧每隆冬大雪身衣大布袍無著綈絮方就養伯兄一之公每徒首草屨徒步數十百里竟日或不得一食公乃益激昂淬勵貫穿經傳旁通諸子百家言御史督學大加賞亟命士子從公游且命有司周其匱乏自是衣食稍殖即迎養大淑人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會試禮部第歸營以章公葬事蓋在殯十五年而始克襄事焉已而將大學楓山章先生方以德行道藝

為祭酒一見公即大奇之首告以務實之學然則公在御史  
風烈藩臬之政迹巡撫之正直蓋亦養之有素而學之有得  
乎嘉靖癸巳八月某日葬於新塘之原原在崑城之東北陔  
三十里尉遲村南三子伯曰士淳大學士娶徐仲曰仕淹應  
天舉人娶毛季曰士洵娶李皆從魏莊渠先生游力學自樹  
女一許聘浦應期孫男邦柱辭曰

荷嗟玉巖少歷艱虞肆其力學迨究程朱伊誰為友魏子莊  
渠相尚以正子道並驅粵在御史力鋤姦諛兩謫遐驛豺虺  
與俱陰刺於路剝床以膚

聖明眷直賜還海隅乃陟憲倉伐斥貪酷既進董學表正群  
儒治行高等璽書允俞盜息閩海風振江陳方施經濟丞在  
當衢天不憖遺一疾淪軀門墻陸載紀行不誣賢嗣員員矣  
邁千夫衍厥休問百世有孚勒辭羨道以告征塗

明中憲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半憲羅公墓表

公諱輅字質甫姓羅氏號半憲應天江寧縣人廣東布政司  
左參議尚志先生諱麟者之子也其先浙之秀水人曾大父  
文中以閩右實京師因籍江寧云大父景伊以尚志公貴贈  
工部員外郎大母沈氏贈宜人尚志公配魏氏封宜人贈恭  
人二室王氏寔生公者也以公貴封太孺人贈恭人伯兄載  
仲兄輿人皆魏恭人出公生而穎悟過人博覽載籍輒能誦

說為文頃刻數千言立具年二十一舉應天鄉試高等明年  
戊辰與予同舉進士尋授中書舍人已巳之秋  
冊封益王世子行且中道正使遽卒有

命專節以往比至藩邸諸所舉錯俱中禮度鮮或謬整竣事  
過家省拜二人時尚志公年已耄老矣公戀戀不能違膝下  
以其重僕兼程復

命已日上疏懇乞就養得改南京大理寺評事至家三日尚  
志公無疾而逝南都人以為孝子獲終其親云癸酉起復仍  
補前官己卯擢江西袁州知府首重學校申教茂士均定民  
賦創立團保悉去勾攝之擾嚴禁萍鄉之訟繕亭舍以振委

候書鄉訓以化里社或積穀以修城或汰差而教樂於是都  
御史王公守仁疏其才猷優於治劇乃改贛州贛當閩廣湖  
湘要衝數患藪盜公曰民無耐止奚而不盜爾乃禁革冗費  
刊除雜差寢兩司之防夫輟各衙門之執事票銀不克私用  
社學復舉前規贛中食塩多出兩廣私販所販之人歲餽郡吏故  
不能禁公奏計總制歲取其利以濟軍務猶釐法也事

上遂以為制贛郡帖然於是都御史盛公應期言江西劇郡  
莫若南昌又疏改守南昌至郡七月聞太孺人疾遂棄官西  
歸連疏乞休稽遲再歲銓部憐其志亦不為咎嘉靖丙戌復  
補南康郡瀕彭蠡乃創作巨堰水溢舟入堰以避風濤水落

則泊堰下而民居亦賴以安其他省雇夫之銀革牙茶之弊  
親訊罪犯吏不能行其奸禁止寫丁冊不能隱其弊紡績農  
桑男婦雙課信牌定期鄉縣不擾尤深有益於南康者也已  
又擢江西按察副使整飭饒撫兵備越七月數與母思復  
上休疏未報還家五月而太孺人以壽終得無憾焉壬辰起  
復補四川按察副使整飭建昌兵備未至內移山東甫三月  
擢順天府丞明年癸巳改大理少卿甲午有  
晉宗室與撫臣構隙事涉難勘

上命公往公正以國法而休以人情兩月復  
命人皆稱平於是廷臣益多公之才兩舉節鎮

上意廷尉不可無公因留之嗚呼乃至於長逝哉其歿也少  
傅大學士任丘李公哭甚哀戶部尚書梁公太僕少卿王公  
御史謝君少南皆以里人治殮如禮訃聞

上諭祭九卿臺省咸祭奠而公之兄載適至自家乃遷柩還

南公生

成化

丁未五月十一日春秋四十有九娶胡氏封恭人

子男二人桀早卒梓幼尋亦卒以兄載子機為嗣女子二人  
適徐敦張奎奎舉人是宜勒辭羨道以告行路詞曰 有毅  
半窻敏給無雙志篤父母教棄守邦孝又明達 君相爾珙  
既佐廷尉大任克扛方躋八座經濟爾龐乃遽淪謝辰也不  
逢勒辭完石名竝長江

明武定軍民府同知石軒王君暨配宜人翁氏墓表  
石軒王君諱介字節父福建候官縣人今進士松江府推官  
鏜之父也初王氏先世本光州固始人唐末黃巢之亂嘗與  
二十八姓從王審知入閩遂籍候官其後有為主簿者世失  
其名主簿之後有良駿生均有皆仕元為宣教郎均有生泰  
泰生玄玄生鏞號友竹即君之父也登天順己卯鄉薦兩為  
天長應天訓導皆有師稱以小戴禮記名其歿應天也君年  
十一歲即穎悟不群歸治胡氏春秋發為文辭多出奇意一  
時學官弟子罔弗推嘉學諭張君陰重其材弘治壬子年方  
十七遂魁鄉薦乙丑春試名在乙榜授婺源縣學訓導乃携

姪鑿甥舉隨學於任且與舉婚凡婺源之教調會秘棘獎善  
礪頑二子咸與見聞後皆達材而婺女士胡程余汪殆數十輩  
俱鳴甲第尋典文于山西繼于廣東皆得名士如劉公龍者  
在他房落卷偶遇君過拾置首選後大顯名癸亥陞湖廣咸  
寧知縣縣據山谷俗雜夷獠居民困瘁官鮮終任君至廉以  
奉身恩以撫衆異時折訟紙價率入私橐君乃易以稻穀貯  
預備倉未幾歲凶民賴以活乃又節損浪費收恤惇獨禁遏  
勾攝招返流逸即丁產以定賦役明法律以戢豪右正禮教  
以析枯楊之華端禁令以化吳鳴鳳之姦諸所廢墜罔不建  
新於是環咸寧之封煦煦然有更生之樂矣是時撫巡諸公



相率疏薦至有以君為全楚守令稱首者矣正德戊辰銓曹  
奏調江夏君書則事事夜剖民訟剛直不阿一無所撓廉明  
煥著時稱鐵知縣焉是冬歲轉廣州府通判於是廷尉黃伯  
固作詩遺之曰到官正好酌廉泉云君至廣革常例之弊發  
匿隣之盜訊隣之刺論奪田之豪究冒帑之名庚午之秋遂  
陞知全州未數月而巡撫林公廷選即薦之曰判廣有年而  
能為恪守居全未久而吏畏民懷蓋林嘗委君勘袁劉事而  
得實者也全故崇山疊嶂時號白面山狙者橫劫擄掠守巡  
親臨督兵我軍衣甲咸涅字號賊之衣甲字號亦同蓋多殺  
我軍取其衣甲耳乃改募狼子土兵則又被焚其營嘗君曰

賊依山禦我如礪石四潰我師攀緣惟恐失墜如驅羊攻虎  
誠非策也不如招撫實為完計乃單騎直詣賊砦曉以父母  
赤子之恩告以大軍擣剿之勢於是賊皆羅拜君即樹招撫  
旗幟賊首一出犒以花紅牛酒約十人一長長給衣巾許捐  
閒田使自墾種朔望具結投州四境晏然及君起全賊率獍  
狴捉魚爭獻馬首稱報厥德其他修城習戰興學勸農鋤強  
抑暴完徵逋稅皆有深惠於全云癸酉之秋轉武定軍民府  
同知蓋雖陞實薄之也狀言君在全州日有唐寺丞者家素  
凶霍奪人名馬水利君嘗戢之唐因構君於蔣少宰敬所故  
有武定之轉夫敬所端人也不宜有此豈其愛君之甚思以

歸咎者云乎武定舊有土官鳳英狼很多殺戮人其子朝鳴  
殺妹丈次子妻兄嫂且相攻鬪於是夷民具奏撫巡下君勘  
實君曰夷狄禽獸也若繩以法適激亂耳於是議立其少子  
襲官衆皆帖然服從雖鳳兄弟亦相感恩延君至家以百金  
器物為壽君悉辭卻鳳兄弟亦涕泣攀留可知其他矣初君  
成春罷歸哭聲載道鳳兄弟亦涕泣攀留可知其他矣初君  
少稟端毅慷慨有志父友竹先生早歿依于伯氏伯氏規其  
懷抱清遠深加器重其事母胡極其孝謹後嘗侍疾終日在  
側湯粥必手進卒幾喪明歲時乾豆涕泣懷思及歸自武定  
僦屋以居時郡守歐陽君鐸方毀淫祠因諸學生狀君清貧

給宇以為君屋君猶入值縣官乃受安仁令王濟民者婺源  
之門生也聞君屋空寓書懷邀君赴其誠意至方二日而卒  
蓋君所自測寅丑之交者實嘉靖壬午八月二十二日也距  
生成化丙戌年七月二十七日壽五十有七歲于時年友有  
舉賻者推官不忍傷君生平之廉皆辭之匍匐舁櫬以歸然  
則君教也小子有造政也細民舉安所至著績名實上下者  
豈偶然哉配翁氏封宜人諱升副憲翁公晏孫女父世用為  
績溪縣學訓導母王孺人宜人少讀書通大義凡古今節義  
忠孝事皆歷歷能誦諸口初績溪君為宜人約婚及聞石軒  
君喜曰吾得壻已既而媒氏至時副憲公之弟世衡在側嘗

之曰吾聞此子貧而孤兄盍他約績溪曰王生才詎終貧我卒定婚焉年二十一歸王事姑胡太孺人謙約孝敬沉慧婉順事事當其意胡太喜曰吾賢婦也已又事伯妣其宜人其又喜曰賢娣氏也其在婺源時待姪鑾甥舉無殊已子初弗謂其姪與甥也既而其媵曰蘭者生子若女焉即又從而子女之初弗謂其出于蘭也咸寧之日內常索索然無儲初不為意顧謂石軒君曰夫君之政誠昔人所謂好消息也願終其志他石軒君入有怒色則必究所以且曰君性太嚴嚴則下情難通又繼之怒則民滋畏愈不得伸其情矣殊非子民之道後在江夏及廣州聞決大獄又輒愴然曰民命至重君

務悉其情以求之生萬不可得則彼我無憾矣武定之單騎行也宜人挈諸子歸常以君遠宦夷邦怛怛憂懼默禱于天齋素三年祝願生還已而石軒君解官歸喜可知也歲辛巳構疾七閱月及革乃語石軒君以善保其終又呼推官等曰汝輩各脩而業俾毋墜爾厥先語畢遂卒於是石軒君哭之痛語人曰宜人歿而吾始知宜人之存也有七不可復者矣蓋宜人性慈柔卒然事至輒默念佛數過人有榮然可矜者則哀憐憫恤無固恠意蘭之子嚚黠不修然數詣求皆為費宜人多與之貲已而復請求貲又私脫簪珥以與之後竟沒入石軒君聞每怒杖之宜人必曲為隱護曰無寧使人謂我

實階是子也蘭有女稍長即時時教之亦克遵姆訓精女紅是後石軒君又納一婢生子及周而婢歿其子數病疴瘵目至不能行視宜人日則負之而行夜與同寢飲食必手飼之如是者二三年嘗與推官曰吾孜孜課汝學者非欲以榮吾也吾嘗見汝父有祿而不得養汝祖父母每對吾言輒嗚咽泣下汝後當自思之宜人人生於成化戊子十二月十五日卒於正德辛巳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四歲生子四曰奎娶張氏繼潘氏曰錡娶楊氏曰鏗即推官娶鄭氏宜人出也曰鈞娶一氏側出也女二長適郡學生蔣大本次適余安俱側出也孫男曰中元中選孫女曰可环可珠可瓊推官等以嘉

靖癸未十二月某吉日舉石軒君柩暨宜人大柩合窆于城北杜武山之麓茲道過南都問表是宜勒辭羨道以告瞻者詞曰 有毅石軒奮翮夙騫痛父早逝學務本根三傳既治諸子咸舉事伯如父孝母清温當其省定果依晨昏既遭喪病素冠團團一有貨貲不私弟昆厥身克正教行婺源循良楚粵民罔不懽武定鳳氏亦化不反况此徃徃何有于全宜其大用替福元元遭也不辰遽反丘原居無良屋食無旨殮有翁宜人媿德如鴛室雖懸磬亦箴怨言事姑如母善誨子孫宜有松江惟道是敦敘述遺狀如二人存當其孝思欲禡魄魂微言細行亦欲傳焉應大爾烈思輝乾坤所不沒者爾

道恒燉

南京戶部湖廣司郎中拙菴許君配贈宜人楊氏墓表  
君諱英字文傑號拙菴陝西澄城縣人也曾祖諱添祐祖諱  
忠俱不仕父諱貴通星曆學為縣陰陽訓術以君貴封如其  
官配奚氏封安人實生君者也君生有懿質少籍邑庠治朱氏  
詩即著聲稱登成化戊戌魯彥榜進士筮仕南京戶部福建  
司主事深為大司徒黃公器重委管在京七倉釐革積弊雖  
至近鄉識不宥其犯是時糧多汜虧經收官攢至鬻妻子莫  
能陪補君令新陳兼支全活者衆巡倉御史每過君倉望而  
不入曰若倉可無復視矣嘗同科道清審上江二縣鑄戶戶

多豪右興替難平乃定立衡準民罔或偏雖忤權勢亦不之  
恤三載考績轉浙江司員外郎未幾管上河鈔關船過悉稅請  
免不行貴宦家人私貨越關亦追其罪不少假縱他日陞貴  
州司郎中丁憂服闋補除湖廣司時甲寅年湖浙二省拖欠  
金穀歲歷二十數至千萬君受推委昌暑跋涉初無難色應  
徵者嚴解應免者

奏蠲踰歲告成乙卯司徒秦公入

覲命君署掌部印三月規矩整肅國計有賴繼而總巡三十  
六倉區畫有條官民敬畏而督糧李公禮遇殊常數留議事  
多至夜分尋以積瘁成疴遂告養疾西還啓行之日行李蕭

然至汴登陸因閱扛箱陡見磁器嗔曰何用此物以累民力  
悉擲碎之當是時都人出入擁至江邊類多含泣清風載路  
乃丁卯五月告終于家君於弘治戊申援例歸省其親盡心  
湯藥半載毋逝明年封君亦逝哀毀弗勝血淚漬襟人不忍  
視凡諸葬祭一依於禮則君可謂仕而不忘其親死而不負  
其君古之忠孝兼篤者乎若乃遇鄉黨喪疾雖夜必赴宗族  
無依者婚嫁與之完勸名節以居官數讜言以御衆又宦而  
無田宅之殖臨終而斥厲民之語皆其緒行也君生於正統  
癸亥十一月二十四日卒於弘治丁巳八月二十二日享年  
五十有五卒之年已葬于縣東三里庄頭社良山之陽矣初

配楊氏享年二十七歲而卒贈安人乃繼配楊氏邑之望族  
處士鑑之女事舅姑孝謹懇至撫育二遺姑乳哺若已出長  
俱適人君既逝遺孤世昌乃苦節艱辛勸世昌勤學夜必績  
紡以伴誦讀恐農事妨業乃親御童僕歷阡畝視饁餉既受  
太宜安人封冠袍外畧無華飾姻黨有貧困者必為之救濟  
族人爭訟恒侑以酒食勸息比世昌入邑率乃脫釵鈿以充  
師贖謂之曰爾其端飭自持以光爾父之業毋渝母惰惟爾  
良世昌領鄉薦屢會試不第正德丁丑授知太和迎太宜人  
以就養常進豐饌輒麾之曰吾欲爾為廉官豈有意於鼎俎  
間耶每退食必問日所行事世昌對之稱意乃食否則不悅

後轉開封偶被官 以下缺

明贈承德郎刑部四川司主事東野黃君暨配蔡安人墓表

君諱勳字績功號東野耕讀翁福建晉江龜湖鋪錦里人今刑部主事鰲之父也始祖成能公傳至曾大父榮珪大父端皆孝弟力田為上農夫君生有懿質好誦習書史惇履信義耿介跌宕不求諧俗其於宗族恤貧婚鰥扶弱振傾姻戚故舊數與救助見里中豪右強橫卑污游佞之徒若將免焉壯務耕耨手不釋卷成化之初一峯羅公出謫泉州提舉講學官舍君聞之不遠三十餘里跣足草履如幾而至從旁竊聽

不令衆知其意緒歸錄以藏至且成帙及刑部既長迺出是帙并平生所錄詩經管見諸古書秘籍以遺之其晨夕講論皆古義大節諄不絕口刑部或稍近外輒厲聲色曰若此者他日能有為耶刑部十八就遣師於郡城僧舍適有寒疾貽書以責直令凜凜不敢違暇少肆而後有歡色村落簇聚殆數千家俗舊質野不務文學及見君學莫不指笑君殊不介意刑部數遺於有司乃寬諭曰升沉有命惟母鑿此心以類四維為重終雖貶抑亦又何歉邑學官朱文簡霍球一時偉人甚獎異君誦諸當道正德丁丑郡守李銳禮請鄉飲屢辭不就已卯郡守葛恒屈強懇致迺一至 葛以為有示我

周行之風燕見則抗禮而坐問以時政答曰與民休息為上其握手談笑展如故人或曰百姓而抗禮郡大夫得毋過乎君曰固以成太守之高耳郡中隱者王進士題君像贊曰縉紳遇之位抑其高子弟從之俗化之速朱文簡題耕讀窩曰龍卧世間人不識鯉趨庭下子多賢可知其槩矣嗣是郡大夫禮致雖勤終不復就太守移文讓郡博曰豈醴酒不設之故耶晚歲無與為娛日過諸子所居呼諸孩孫令拜勸酒自為高歌必歷一遍而返鄉耆舊三三人相從談農桑稱先生烹酒盡日醉則歌赤壁賦出師表歸去來辭嘗與謀葬其大父苦不得地徬徨幾廢寢食者三年餘正德庚午刑部讀書金

栗洞丹丘越三日夢有老人來顧送至山門倚石語別指點壽地遂卜得萬石山去洞五十餘里去家西南二十餘里君即是以葬大父自為樂丘以祔其傍既葬出門西望則畫刑部夢中形勝人以為異云嘉靖改元

詔下優老今建昌知府鄧君文憲時為邑學官籍君之平生為狀請于郡給之冠服君謝不受越三年乙酉諸子稱觴為壽以冠服上之乃著而喜曰此

君恩也安見吾老人有子耶是年四月三十日考終享年八十一歲配蔡氏贈安人皆 恩覃大典所及也初君娶陳無出繼娶蔡生刑部兄弟五人女兄弟三人長鯉次鵬次鯤次刑



部次鯨女各有家孫男八河鯉出滌沂鯤出滌滌刑部出源  
淳浚鯨出鵬無出沂後之鯉鵬皆早世是宜勒辭羨道告于  
行路 詞曰天篤爾耄東野孔良耕讀是嗜不愆于行睦族

鄉戚式化鄉黨聞學羅氏奔走不遑後以訓子令名令望鄭重鄉飲緇紳表章八十稱道昔賢是方宜有賢子篤道頭揚勒辭墓左千載流芳

大明前翰林院修撰對山先生康公墓表

對山先生諱海字德丞姓康氏西安府乾州之武功人也先  
生文章風節超越一時羨陂王公竊田馬公太微張公少華  
許公所著碑誌狀傳大抵詳矣柙復以所見表諸羨道曰先  
生真天下士哉初柙自入翰林求交先生每聞緒論驚駭忘  
倦退省若不及恐復自失詰問其故荅曰惟在一誠自是力學

以追步武果至教也初先生對策自比子思孟軻後見詩藁  
不讓董賈正德壬申予遊許西間賡與唱稱及橫渠後郡守  
江西劉公嘗見其集謂予有黨夫橫渠對山迹若矛者其心  
本一劉實不知無怪謂予近佐南禮與南海霍子同僚霍有  
意于先生勸之復出曾通一書先生荅曰自分鄙薄久為詩  
酒聲妓留矣霍嘗嘆服以為深隱霍過劉遠乎然先生難識  
豈啻此哉慶陽李獻吉詞賦追比漢魏自謂一時詩豪也嘗  
犯宦官劉瑾繫獄幾死先生用策解脫李既免死後著他人  
文字日擅其美李名士也猶且不識况其他也瑾既誅報至  
先生方對座客曰天下之惡既除縉紳蒼生之福海一人去

官為何足惜先生高見不徇已私類如此也邇年路過覃懷會晤栢齋何公言浚川王公也近有書至云聖人之道貴乎通變不執泥也何荅之曰接浙而行亦聖人也時方會于谿田公處栢述何王之言先生判之曰此誠今之畫紅模兒者也彼大秀才如臯夔稷契志在蒼生者豈若是之踐迹乎予嘆曰使何王獲聞斯言當不又長一格乎是日行過康僖王公之門見門帖一聯則誚之曰三代時代言辭臣者肯若是乎蓋先生開口過人非人之所易識也他日往問高陵予偕友人送之西郊時方言及用人頗失民未獲安友人曰若先生處用人之地不知如何荅曰海則先進君子耳若小人者

待其自化不與搏激也予曰此栢四十年窮經所得被先生一言發之矣友人問其故予曰此即舜湯舉臯陶伊尹而不仁遠之旨也或疑先生制行異俗出語驚人若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以為得之資稟者非常也殊不知本之一誠究之六經是非不能亂其真寵辱不能挫其節乃如此耳今觀先生事親自少承顏頤志先急其大揚名後世會試北行見諸詩詞栢親見事張太安人飲食衣服皆親手供事及第之後以母家邢臺遠也乃作張氏譜族以傳父同兄弟五人事之皆如其父栢親見事五叔長洲簿跪拜懇惻少時師生先生至老不忘牛八十時予方之南都乃遣人之華陰以問壽序兄阜以長詞章與刻其

集從兄弟凡十餘人皆友之篤厚親若同胞雖有失不言諸  
口使皆成立謫官後答弟浩詩若浩河皆舉進士歷官至太  
守淳濼選貢教官此其驗也凡母族姊妹妻族之不給者多食  
于家張太微有父喪力不能舉適有以百金徵文者即解與之  
可知矣其歿也予從谿田公會哭問後事同諸弟檢諸篋笥止  
百餘金家人云此今大學士翟公過陝惜其貧轉他官所與及  
楊御史徵文資也其餘皆酒器首飾不滿一二百云則先生平日  
之言豈其誇大無實者哉先生又樂受人言而不護疾日枏  
規之曰公量何若是福小平答曰海放浪形骸之外遊情酒妓之  
間猶以為小何也予曰先生修撰而不酒妓致仕而後酒妓何耶先

生笑而從之遂取予言于益友卷中焉乎先生今其可得哉高  
祖諱汝楫永樂初仕為北京行在工部侍郎卒贈工部尚書有大  
功德于世曾祖諱爵南京太常寺少卿祖諱健通政司知事皆  
以尚書蔭敘云父諱鑄博學能文名擅三秦累舉不第貢太學  
仕為平陽府知事至先生而後大發則其所源流者亦遠乎  
先生生成化乙未六月二十日卒嘉靖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壽  
六十有六歲卒時命以山人巾服殮元嘗遇例京官為民者  
予冠帶後惟山人巾服以終身耳初配尚氏兵馬指揮公  
女封安人勤儉持家閨門清肅尚歿以興平張氏張歿以  
季氏繼室子男四長生員臬尚安人山甫冠殤初娶羨陵王

子女繼一室楊方舊女臬之殤也楊以砥霜以殉有司嘗奏其貞烈請旌表自有傳次柩側室帶以出餘殤女三俱尚安人出長適岷州張司徒孫今居華州以政用昭子舉人之樂未幾之架廬墓卒遺子光孝甫冠為名士有外祖風格次適岐山生員李世貞次適監生馬襲吉浩河淳樸撫其孫乃卜二十年十月十八日塋先生鳳原之陸祖塋之次合尚安人使人問表予以憂辭不獲為之辭曰魏魏鳳原武功南門滂水西繞武水卓云會流如渭河海曰及奔牛眠之處賢哲塋然文星炳耀光采高騫厥實未究識者憾焉我銘貞石為千百年年

東一處士朱君墓表

君諱祖貴姓朱氏江西萬安人也號東一處士陶潛詩云東方有一士蓋自與也萬安人以處士似之乃號曰東一蓋言一時東南士惟朱君耳君生而秀異迥邁群輩年甫十四身率七僕市木荆襄用拓遺址母黎三沮之答曰男子志四方豈憂童少比歸履險阨危果幹父蠱受性豈弟好善不倦人有棘難解囊橐以應不問厥報窮困有求任所有取劑券咸焚所活人殆千萬而又磊落開朗言至輒吐無少蓋藏鄉閭爭辯數來咨質曲與剖析咸中經節服其心者稱神明云身雖未通墳典雅敬文儒嘗捐貲修學撫按奏給冠服亦置而

不着從吾所好其與鄉人飲客肴未徧身已先醉鄉人反敬  
信之蓋其純誠物無所徇枉心事光明可對天日云乃享年  
六十而歿弔客盈庭咸曰雖有錢翁百千其心不如東一東  
一雖往後當大顯蓋君之居第乃古錢翁舊址客因指許耳  
歿後數日近顛之地龍頭村人以君嘗至其地胡孫咸匿衆  
以爲神立廟塑像歲時獻禱儼如生存則君豈常人哉初君  
父諱元飾幼穉英邁負抱高潔年十六七藝善騎射常挾孤  
矢遊江廟中彈落止翼嘆曰男子歿不血食非夫也後未三  
十以疾告終精氣不散凝神君蒿居民徐氏病且就危眼見  
允飾爲神旋繞廟墀陰致祀禱徐病尋愈邑有惶恐灘地極

峻險江行必泊廟下客壯其志而憐其死者病必稱神禱亦  
有應轉相傳許流及蜀境亦信異之多立朱廟稱將軍云然  
而萬安朱氏殊不知也所配黎氏寡居苦節百折不挫于時  
未知有娠一日舟人自外持束幣來曰四川神朱將軍令馳  
至且令賀曰余有子矣家人驚異後果遺腹生君云然幼卽  
多病黎嘗柱之於牖指天泣曰無是是無黎矣故君有今日  
則君豈常人哉朱君世譜云其先有父子解元祖孫進士元  
末唐西君避亂徙邑西唐至不易君生二子與言與信言號  
松崖登末樂已丑進士累官副都御史信生二子次卽元飾  
相傳一脉敦慤清白則君所源本者固以遠乎君配劉氏生

四子曰寵曰憲曰宣曰定女三人憲婺源訓導娶劉氏亦生四子曰鸞曰鵬爲寵之嗣曰鶴太學生曰麟中嘉靖己丑進士爲舉人時嘗一日謁予後旣進士猶師稱予不改真有君風宣娶郭氏生二子曰鶚曰鵠定娶彭氏生一子曰鷹孫子森秀如芝蘭茂流祉高遠不占有孚壑在五岡山是宜有辭以召道路辭曰 聞之曰夫神聰明正直而晝者也是故生爲賢哲歿爲神靈明所成有洪纖幽所驗有遠近是故員神于吳而不重于秦介之推靈于晉而不顯于齊惟夫焚書必亡孔神甚章積善獲慶照茲禹稷故通祀天下其道孔淵隨方廟貌不必皆聖則東一處士又何異哉謝進士以萇弘化碧伯有爲厲解說恐或然嗚呼若君者朱子孫雖祀爲不遷之祖可也

明中憲大夫樂庵先生劉公墓表

樂庵先生姓劉氏諱傑字世英別號樂庵高陵郭下里人也父封君平配安人鄭氏承其祖允德考振之業具有懿行爰生先生及其弟俊侃儒先生賦性宏偉素履剛方孝親友弟如出性成旣肄儒業攻苦甘貧夙夜靡懈乃領景泰癸酉鄉薦登甲戌孫賢榜進士觀政戶部管發犒賞雲南軍需時黔國沐公方總鎮滇南禮遇驥送浮于他使先生一無所取沐滋重敬將佐咸悚莫敢私干還授戶部浙江司主事未幾封

君卒既終制復入戶部見各省督學半用舉人歲流弊多端  
先生上疏歷陳其非且請簡用科道部屬有學行者出爲憲  
臣以理學政

上嘉其論奏遂定爲例至今遵行不改他日貴州草塘寇亂  
王師于征廷論以先生素有威望遣督軍餉六師所至烏道  
崎嶇糧糗隨給人服其能擬諸 流馬之才云及草塘平

班師論功乃遷地官郎中蓋殊擢也嘗陪祀南郊大學士丘  
文莊公見其衣冠嚴肅語同列曰此陝右人豪也方三月卽  
有湖州之命大學士未新劉公定之語韓太僕丞曰世英當  
以公輔自期今守鄜郡足展其驥足矣然嘗湖民之福也語

詳祖送詩序中莅湖三月先禮義之教革誦誕之習省歲幣  
之費汰織造之後條誣辯寃政清刑省而乃抑宦寺之招權  
隆隱士之干旄是時吉水楊君韜方事于湖與大夫士慶曰  
劉侯公廉仁愛如此但恐陞任不遠湖民失望爾未幾乃爲  
權要中傷左遷真定府同知尋以鄭安人憂去服闋再任平  
陽府同知尋復陞永平府知府伸富民之寃執巡檢之橫又  
爲勢要中傷解官去永平民流涕送之道經洪洞有段君讓  
者舊知高陵先生之契友也見其悠悠自得迎謂之曰人皆  
因權要而顯子獨屢忤權要而見黜豈非天平先生毅然曰  
予歷仕于越晉燕趙之間幾三十年心未嘗阻今豈因去官

而熱中邪歸家靜坐讀書恒至夜分不易寒暑至老未倦通  
易書春秋卒以易顯作爲字書各體咸臻其妙樂庵之號所  
由顯也其所著樂庵稿存于家先生不事侈大亦不喜飲少  
飲輒醉謂其子蘭曰酒以行禮嗜好則敗德蕩家汝諸弟皆  
少汝其善戒勉之在仕途古嗜積書見有奇書輒以禮物購  
之必得後已未平之去大中丞楊公繼宗力辯其寃言自傑  
莅事興利除害扶弱鋤強民愛戴如父母今以無根之誣罷  
其官深爲可惜雖未施行而先生之名不朽矣且沉香木屑  
之喻天若無私還我劉公之謠雖湖民一時渴想哀慕之詞  
而先生千萬世存而不沒者此也先生生于宣德丁未十二

月乙卯乃弘治壬戌七月辛巳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  
初娶魏氏克孝舅姑順和室人贈安人無所出繼王氏躬執  
婦道相公至貴不畜一婢窮達無易以先先生歿封安人再  
繼王氏室人感其恩妯娌化其德男子六人長時蘭戊午舉  
人未仕卒娶張氏次時蕙娶張氏皆先繼王安人所出次時  
蓼娶墨氏時蕢娶杪氏時芸娶許氏皆再繼王氏出孫男子  
十人弘治十五年十二月巳葬先生于昌連渠先塋之次康  
太史對山爲誌矣茲時蓼兄弟持學生楊進之狀索墓表是  
宜勒詞羨道以告行路辭曰

有懿樂庵素履伊穀邑中甲科自此爲倣直躬而行不改昔



夙視民如傷等勢如愬所嗜在書休老猶讀自得鬻鬻甘從  
豕鹿樂庵之號諒哉自足勒辭堅珉爲百世行道人目

明履齋處士王先生及配段氏墓表

處士姓王氏諱道字宗由別號履齋太師端毅公之從弟少  
保康僖公之堂叔舉人佩之祖也其高祖諱文煥者世居櫟  
陽司馬村文煥配殷氏生彥成號安止當元之季兵燹四起  
安止先生始徙籍三原光遠里馬初配櫟陽張氏張卒乃繼  
配三原三家里侯氏是生恒齋先生諱惟真配涇陽西朱村  
張氏端毅公之旣貴也安止先生恒齋先生皆贈光祿大夫  
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其配也兩世三氏皆贈一品夫人

恒齋先生生四男子其第二諱仲智號西園者則端毅公之  
父第四諱仲和號樸菴者則處士之父也故處士於端毅公  
爲從兄弟而資性行識動多相似生而數歲卽知敬學稍長  
習聞古今大義乃復重厚純謹不苟言笑顓嗜禮義自奉儉  
約遇人有急匍匐往救若許人諾終也弗渝里閭義舉首出  
倡衆家雖未裕饌親必腆歿而塋具躬自襄事友弟習齋田  
廬讓美荒鈍朽敗身自居取成化甲辰關中大饑有姚氏子  
者携二男趨孰終南處士憐之畱且館穀後歲大孰遣歸豆  
堡至今姚氏蕃衍殷阜報德不絕處士性亦喜飲未嘗行儀  
或遇暢懷浩歌一醉陶然自得其處里巷撫謙自牧若遇慶

平雖寒暑風雨往亦不輟年踰七袞齒德俱峻於是有司聞其月評舉賓鄉飲故端毅公嘗稱處士得君子之道有八焉一曰資稟誠實二曰心存信義三曰孝克事親四曰敬能友弟五曰好施活人六曰不求厚利若使從政必不爲貪吏以病民七曰無日不春風八曰恭遜不敢倚宦勢以欺人夫端毅公統百官均四海天下皆知其公道抑豈知其自不阿私所好於稱乃弟始乎配本里段氏柔嘉凝重姑素強毅嚴肅善董家政段奉之謹畏承志允繁劇勞苦悉以身任弗委弟婦而和厚妯娌仁愛婢御嚴訓諸子婦至塵姑氏呼爲孝婦焉則實處士天作之良也處士生於宣德乙卯三月初十日

卒於弘治乙丑十二月十七日享年七十一歲段氏生於正統丙辰四月二十八日卒於正德癸酉三月初八日享年七十九歲合葬於

勅修王公先塋之穆位子男三曰鎧

恩榮壽官娶寧晉教諭馬文玘妹卒繼李氏曰銑早卒曰鉞卒娶李氏女一劉江其婿也孫男六一曰化卒娶杜氏繼趙氏二卽佩娶張氏繼秦氏再繼傅氏三曰倅娶李氏鎧之子俱馬出四曰健娶南陽同知李德明女五曰倅娶袁氏六曰修聘劉氏鉞之子孫女五鎧之女二俱馬出一適布政司承差袁朝聘一適秦叅政世觀從弟首鉞之女三一適馮廷祐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一適生員李應洽一適生員李應霖曾孫男六與立娶袁氏  
與守邑庠生化之子也與新儒士娶郝氏與弘儒士佩之子  
也與官邑庠生倅之子與念健之子也曾孫女一曰淑儀佩  
之女也茲據監察御史來安國狀繫之以辭曰  
有猗處士素履孔方深造自取端毅公兄兄躋膺仕身遯於  
荒顯隱雖異厥道伊平處不賴勢貴亦不揚達則兼善居則  
自臧處士有孫抱志孔剛嘗師事我述祖德常當其奮迅九  
原必光辭不欺世考此來章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語

會同之什後語

此增城伍益之先生赴會同司訓諸相知贈言之冊也益之  
乃甘泉湛先生之表兄幼相習長相勸言相入行相信者也  
故益之雖久屈甲科而樸茂不飭敦慤不變博洽不詭有古  
師儒之風焉茲往也會同之士其幸矣乎雖然教學不明且  
久矣益之無徒有諸已而不徵諸用也

別長樂顏體嚴語

廣東長樂人顏體嚴將之南安來曰容端得令南安聞其縣無城郭且多盜也容端欲作城如何曰往視民力而後可舉也欲禦盜如何曰往視民性而後可行也是故田萊有分耕籽有時征歛有藝用出有節則民力足雖以築百雉之城民不勞矣役使有序鼓舞有本誨訓有禮動作有徒則民心革雖以開萬家之戶民不偷矣體嚴曰容端期年而後到南安未洽年而又當覲期比歸南安又不止一年有餘也在途之日多在邑之日少容端雖竭力以往其如南安何曰予不聞信在言前令在行後

讀東曹榕祝語

自予南宦東曹每於文選李介卿公則共政私則同事遊則聯鑣宴則合席歸未嘗不嘆其醇厚正大益我薄劣甚多也去年題稼軒先生之像拱而曰斯其貌固宜有介卿乎然則介卿之賢非先生不能授而先生之道介卿固將遠之天下行之後世壽先生于千萬歲不已也於戲介卿其歸以貢諸稼軒先生

書吳生松卷語

吾友潘五山伴吳生謁予生言曾見予八字可壽予曰今日多病又言富貴子孫亦可兼美予曰今日且欲乞歸生所笑皆

不著乃為五山伴何耶已而出一卷於袖中為曲沃李季和所圖而吳翰學牛太常諸公皆有文詩予見季和畫似從吾好覽文詩則又增愁恐為生照例催也已而生言予性喜予心似亦合予笑曰生不入吾腹中耶古雖嚴君平亦無可學之矣

書天機感應卷後語

劉子以申蒞殺囚殺囚不復有生也猶啼泣稽顙於劉子以酬恩忘其目前殊死之大怨而記其往日浴藥衣食之小惠者何也夫囚也殺之者其所自往取也惠之者非其所能取也當其所自取而不忘其非所能取之恩則旬月之命皆劉

子之賜也故仁誠之感人雖死而不怨殺者宜君子以為天機感應也雖然殊死之囚易愴心尋常所遇則易忽也一時所觸易為仁久於其益者斯所難也誠使劉子凡見竦獨無告者與瞽者與齊衰者皆推惠囚之意與見冕衣裳者同則孔氏之道亦可求矣舉已之斯心也無日而不然無事而不然無終食造次顛沛而不然則文王之純亦不已者亦可求矣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矣吾知劉子定不以一感應者自己也

書南溟冊子語

南溟樊少南既爲南戶曹一日過予辭上座予問之對曰涇野子乃鵬師何大復之友也不可以抗禮予嘆曰斯道也今亡矣夫他人之事師不啻師死而遂背之或當日則專稱改日則稱字獨對則加禮遇衆則變常豈若少南敬其師又錫類於其友哉自吾至南都見况伯師者因已字犯其父之同年名也遂改舊翰臣其見父之同年輒辭上座曰是猶見吾父之兄弟也故予常謂伯師能事父而廣孝今又見少南能事師而廣敬矣夫父師皆道之所在也此而錫類於道有未見者鮮矣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他日少南嘗異我以何氏集既又以冊子索予舊所作予閱何集中多有贈予之作如

上陵夜集以至金陵歌東林書院者殆十數篇也然則少南之知予者非何子初有言則亦見此集而然乎予無以復少南乃檢予舊藁得答何子者聊錄三二篇於左亦以見予與何子之交非止以詩賦而少南之加禮於予者非苟然也

### 送王尚周還蘄水語

太學王尚周謂予曰廷文心甚愛竹因號竹坡適南都二年以竹問人詩者成冊矣則涇野子何以爲語也曰予於竹有三取焉中心宣洞物理咸容取其虛秉節堅剛霜雪自如取其守柯葉四時而常青憔悴萬木而難比取其恒尚周曰愛乎竹者將無在此乎然則何爲斯三者曰君子好問以爲虛

篤信以爲節致遠于聰以爲恒又曰虛而後能節節而後能恒

送陳子明還泰和語

泰和陳子明自南都前去江舟上新河矣從致書于予曰且三黜禮闈飄零南都幾欲蠶食自落之果加以風雨銷蝕遂爲道傍棄核既聞人心道心之說遂令拚核生春欲有根出土所不能者枝葉耳又懼本爲斧斤之伐也倘蒙教言以爲藩籬護蔽則雖由此而往柯根華實不亦可乎涇野子曰於戲子明乃借聽於壘哉雖然嘗聞學樹斯果矣忠信以爲之地嚴恭以爲之垣禮法以爲之樊深造以培其根本閑邪以

剔其芑蕪格物以蘇其脉絡堅志以俟其暢茂親賢以資其灌溉無淪高語恐華而不實也無徇流俗恐蔓而不長也無近群小恐折我枝也無狎權勢恐踰我垣也夫然則雖碩果不食亦可至矣是故古之爲中者惟一心人即道也後之爲中者則二致道非人也子明既以吾言爲不妄也則飲食起居之常開言舉足之處何莫而非斯樹之果也哉

別范伯寧還柳語

予自至南都暑濕傷足鮮接賓友者幾一年他日有學者間謁予於柳灣精舍然或三五至而別或七八至而別彼之志予未能悉予之懷彼亦未能竟若是者蓋數十輩也惟伯寧

自謁予後會日數而志益篤語日直而意彌親間謂予曰求  
字竊惡夫媿阿取容隨勢遷就者而又得乎名焉予重之而  
不以為是也比遷居鷲峰東所其後伯寧亦移處鷲峰方丈  
當是時進賢章宣之亦在也伯寧曰昔者求字之在大學與  
宣之初不識一日報拜鄉友而宣之適比鄰居聞其遭父忌  
日臥床泣晝夜不絕聲字遂往拜與宣之交予是之而不以  
為然也及伯寧將還擲問別語則謂之曰伯寧亦嘗聞孔子  
之言乎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苟惟以其有類已之意者而  
師之則其師亦得無有過乎今其師方日自訟也而伯寧其  
無執意好哉伯寧亦嘗問以必子賤之行乎單父小邑也有友  
十數人焉苟惟以其有過人之行者而友之則所友將不無  
大狹邪故其友當無微可畧也而伯寧其無有已見哉伯寧  
曰苟如涇野子之言字必枉尋直尺以友不如已者而後可  
邪曰能枉尋直尺者斯為得師矣能友不如已者斯為得友  
矣胡孺道曰大器今也得涇野子之過乎雖孔孟未嘗教人  
枉尋直尺以友不如已者也章宣之曰枉尋直尺以為得師  
雖交不如已者以為求友涇野子為伯寧語也

送吳生世寬還莆田語

莆田吳生世寬來南都謁予曰佩帶雖嘗積學而貧不能給  
朝夕茲求館於人則何之涇野子曰邇者方生彥舉亦子之



同學也嘗以是問予予舉有來學無往教之禮以告之方生  
飄然東歸以爲雖七日無食不顧也今吾豈可厚方生而薄  
子哉且子言嘗授徒獲束脩百金矣未幾遭親喪盡費其金  
夫金之去留不足道而親之存亡子且不能必若復聚數百  
金也萬一命不可得而有他故出則子且奈何嗟乎吾未聞  
爲師求金而能授學者也吾未聞爲弟子者捐金而能尊師  
者也子誠如是也則子雖平日敦孝友之行將因金而隳矣  
且方生嘗言蘇州一大家延爲子弟師乃程書限藝規金立  
約如傭人然方生不能從子能之乎曰佩韋獨不能如方生  
舉哉予於是書以送之且復於年兄施光祿

別呂名世語

南雍上舍呂名世者潛江初啓東之姻也予居柳灣精舍因  
啓東知名世篤志務本有古端士之風比南雍士無弗推讓  
焉雖予徙居鷺峰東所名世亦雖枉問予疾間留酌几座中  
客亦無弗歸敬焉四月三十日告還潛江予憮然曰別吾名  
世猶別吾啓東也名世曰子盍以告啓東者亦告廷臣乎曰  
名世而聞之宋朱氏蔡氏之爲婚姻乎又聞程氏張氏之爲  
婚姻乎講學於當時明道於後世不獨區區慶遺讌會而已  
也歸而脩諸潛江如何名世曰斯行也願持以告諸啓東

別陳敬夫語

陳敬夫將還通州過鷺峰東所曰夫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當何如其用功也曰此慎獨極密之功耳夫身雖未動也而敬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敬也口雖未言也而信已存乎其先蓋無須臾之弗信也是故不動之敬無敬之敬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有虞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是也不言之信無信之信也古之人有行之者夏后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者是也故動而後敬敬已微矣言而後信信已薄矣故周豐謂殷周之誓言生疑畔也夫動而後敬猶以為敬微况於動而不敬者乎言而後信猶以為信薄况於言而不信者乎是故詐偽作焉盟詛興焉上下以術相與遠邇以名相誑

故謀不閑而兵不寢皆由此出也故君子於天下之平操其本在於篤恭至誠云子今謂仲路信人乎不信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如何而信也至使小邾射不信千乘之盟而信其一言則何以得於此信邪子今謂程正叔敬人乎不敬人乎然而其人固未嘗自言其如何而敬也至使過其門者無不事得其書者未嘗不滌手歛衽以觀則何以得於此敬耶苟其治身也如仲路然如正叔然于以邈不動不言之學雖虞夏之道又何遠乎

送別曹性夫語

曹性夫將歸華亭過鷺峰東所以問言且論及陳子明務內

之學也涇野子曰性夫亦聞有踐並生之仁者乎以六合之裏爲外也亦聞有體制事之義者乎以方寸之中爲內也自予之居南也每見學士率衣綺紵以爲華也而性夫率衣布率尚詞賦以爲高也而性夫獨耽經則其所取於子明者豈徒以其言哉蓋孔氏之道惟曾子爲能唯而傳之世之學者開口輒談一貫而侮百行高妙玄虛當有得於言語事業之外者矣即觀戴記所存曾子問篇固不如是之精也然而天下後世之爲精者莫能過焉則夫下學之功豈可忽乎今夫引泉者必自其卑下者而溝之遇石則鍛遇淤則塞遇赤剛則壅遇沙鹵則汙然後引其清可以達河而放海也若遽導

其泉而行之將不泛濫而旁溢者鮮矣惟求孔氏之道則此篇其亦當先從事者乎若得此方寸之中而彌諸六合之裏則所謂務內者亦在是也

別周懷玉還福寧語

學者率喜言高而厭卑卒之高未至而卑者亦荒學者率喜言遠而忽近卒之遠未至而近者亦亡是皆與懷玉所嘗論者也斯往也行遠自邇恐高自卑以正流俗不可乎又曰飲食男女乃做功處衣服宮室乃觀心處言語動靜乃體驗處夢寐交遊乃見道處

別黃允靜還南昌安義語

黃允靜過鷲峰東所曰震近者心緒未寧歸與遽發豈吾父  
或遣和乎擇日束衣而家報至果小疾則又曰何以言震不  
孝乎曰允靜孝矣夫自噬指風微乃今見吾允靜乎曾子言  
慈幼者心誠求之不中不遠君子用之以慈民則孝亦可知  
也允靜他日出以事君亦以是移之耳誠如是也則必思過  
豫防先言納牖而非如庸臣者之爲也

別邵文化還湖州語

邵文化過鷲峰東所曰南昨已滿歷欲數日且歸湖州何以  
言爲道也涇野子曰滿在昨日歸在數日者何曰友人棟塘  
之子方痘未瘳行于途未安也曰文化於其朋友之子如此

則於其兄弟之子可知矣文化於其兄弟之子如此則於其  
已之子可知矣奚賴予言以爲道哉文化未足也曰文化於  
其朋友之子如此則於其鄉黨之子可知矣奚賴予言以爲  
道哉世之學者言率高遠而行或未至豈有如吾文化行於  
是而言於是者哉文化能充是行也則他日雖致君堯舜以  
育天下之赤子而彼我有餘欠也又奚賴於予言以爲道哉

別林基學語

處士林基學將還莆田涇野子會諸相知餞而合語焉贛州  
何廷仁曰昔者橫渠張子方授易於學者以程子善論易也  
即徹畢比聽易於程子程子講仁敬之道於學者及得張子

之西銘也深重之比 諸大學雖於其高第如尹彥明者從遊

半年後方授之秦常 為二先生之甚公也涇野子曰此真

道學之真脉非後儒執 泥已說者之可及也且不聞孔門乎

師如仲尼而其徒面論 其過不以為犯也友如子夏而其執

厚或公言其罪不以為 也又不聞虞廷乎舜之論威頑讒

亦未為甚失也禹敢口 曰心不然對之曰俞哉不以為誚

也臯陶之論知人安民 雖 嘉謨也然言未出口乃先自嘆

其美以為都不以為誇 也然則張程二氏之學其亦得孔門

虞廷之意乎厥後朱陸 二氏之徒各立門戶論說相攻雖亦

為道懇切之意即其所 至未必能如程張之無我也於是基

學作而曰請即以是贈 乎賢曰斯言也於基學直有益宜行

以書紳者也蓋基學之 在鷲峰東所者已數月或告予善或

言予過予亦嘗回取之 而心重之若基學之學予或力論其

失或聚眾以辯其所未 至初未見基學之易從也然則基學

斯歸信不可以他求矣

贈廖曰進還高安語

涇野子謂廖曰進曰此 道本常也或廢于變本易也或晦于

難本近也或阻于遠故 君子寧磨白圭之玷而不撥 缺二之

巧寧絕屋漏之愧而不 涉 門之妙夫子曰行遠自邇登高

自卑庸言之信庸行之 謹知曰進之久事於斯乎

別王貞立語

涇野子曰王貞立之與予處也歷已滿而復留家已去而復來若是者越年也將予有信於貞立而貞立亦有信於予者乎或曰貞立信于文貞立曰標信乎其質也或曰貞立信于史貞立曰標信乎其經矣貞立且還金壇以省母夫人而治會試裝以北上也乃曰今冬猶圖一過鷲峰但其期未可必然標有一咎每接人臨事少不如禮與意不覺起怒不平則何以能去之涇野子曰夫子不云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今貞立可謂能見過而內訟矣但使此念常存勿忘則於道思過半乎曰須有吾師一言置諸座右以接目而警心標雖不遷怒之地亦無往也曰果若人言貞立之能信予也雖然學者之於道也與其信師不若信己與其信言不若信心夫子又不云雖無師保如臨父母言斯道之顯設切近也貞立之歸也又何賴于師保哉且與貞立相期以深造者惟一自得耳嘗見貞立於與幾居業之處已蔚然可觀又何難於去此一小咎哉貞立之行矣居安資深以至左右逢源之妙亦將有望焉無寧以信予爲也

送費振伯語

夫士之治經凡以爲學也爲學凡以求道也求道凡以脩身也周漢之士大抵然耳故曰經明則行脩士醇則政良乃若

後世之士則弗然議論新奇或出先儒之上顧其躬行反不逮於前修是故君子以行爲先以言爲後以明經爲重議經爲輕歸安費振伯蓋有志於是矣嘗過鷲峰東所講學輒能守經據傳有古宿儒之風予甚敬焉雖然學以守經爲貴而博取之功亦不可缺道以砥行爲先而與比之義亦不可廢是故師存於三人行而功隳於一夫之未獲也昔者孔門之徒因夫子拱而尚右亦皆尚右此非不嗜學也然而其變則弗能察沈晦問尹彥明之見南子彥明日不見此實皆聖人也然而生熟之節則不可不知是故道有輕重經有常變吾固知振伯有所躡躡於是矣振伯不日取甲科登臚仕如必行其所學也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於今日之所講者真爲有信乎

贈木齋處士壽語

胡孺道將還休寧稱壽其父木齋處士母汪孺人問曰往年大器歸壽父母特先生教以文行之學孟程之道大器學之至今尚未能一二乃登諸軸以頤謔矣茲歸見吾父母猶往年人耳則何以又教之乎曰今秋大比汝父母望汝以高舉也汝退而不應試不以是爲父母所不喜乃猶問此道恐此道非汝父母所欲聞由俗言之不亦迂乎曰大器父母不以大器不舉爲怒而以大器能事先生爲喜大器父母嘗曰遣

汝之遊學也非專爲取科第也即有能取科第者然或忘其素業或閱墻兄弟或倨傲宗族或侵蔑鄉黨甚或病國而殃民於是里人咀說途人非笑此又何貴於取科第哉今汝果能從事下學不忝予所生予可以泰然無慮矣科第遲速非所計也曰果若茲言則予又豈有二語哉惟是文行之學孟程之道孺道當益努力從事於此使木齋處士暨汪孺人身親見之於吾孺道之心又不快乎二親壽比南山矣

贈何叔防語

叔防於今年五月已滿歷送其眷歸揚州乃同其第堅復來京從予游一第幼而未冠當予有所講時令之隔壁間聽曰

此不可以犯諸長者行也一第布衣賈於外亦引見予曰令聞一言無因利而失義也已而典房南城西巷又取其眷拜其子以來居之曰飲食井臼有託城可以專業矣他日爲第婚事又送其眷於揚州身復來居於西巷秋深瘡疾發又歸揚州曰城於十月中又來也已而尚未大瘥又痢疾來居驚峰方丈於是胡孺道許汝賢曰何叔防之篤於學未之能見也夫泛長江抱大疾挾妻子兄弟三往返不以爲勞且倦焉會試且近矣乃其所講又非爲舉業謀茲豈大器象先輩所能及乎涇野子曰防叔之篤學二子尚未深知耳夫叔防已無事京師矣乃挾妻子以來豈非以其身爲之刑于邪有四



弟皆叔防長之教之婚之乃又皆引以見予叔防之爲志雖  
予亦未之見也中庸論道自妻子兄弟始予與叔防之講也  
或觀之鳶魚之飛躍或觀之於逝水之無息者蓋皆以是耳  
豈知吾叔防聞言而信便能從事於斯乎汝賢曰叔防聞先  
生言或有未解者輒曰城再思之得無少頓悟邪曰此尤叔  
防之不可及也夫心未能信而口應以爲是者滔滔也如叔  
防之志行可以息諂風矣所加益於叔防者惟望自妻子兄  
弟之餘而宗族而鄉黨其仕也而 朝廷而天下皆克此行  
之而不已自鷲峰東所之年而強而艾而耆而老皆自是行  
之而不自貴賤不能移其操利害不能改其舊則吾叔防之

於道又何難哉

別紀豫之語

紀進士豫之將告歸永豐過鷲峰東所曰立且行矣則何以  
語乎立也曰吾與豫之往來之數話語之詳視他人已過且  
久矣何又言曰即是書之使立也他日不忘耳曰豫之與其  
不忘於予言不若不忘乎其心也吾言不足貴君心則可寶  
也且豫之有近道之資又爲希聖之學非其心之美也而能  
若是乎茲往也惟是燕友足以忘其勤儻友足以忘其誠傲  
友足以忘其敬侈友足以忘其守禪友足以忘其真諂友足  
以忘其介游友足以忘其業豫之而不近焉則其心之忘者

鮮矣又何賴于吾言哉

別柳士亨語

士亨將還建德過驚峰東所偶問之曰居御史廨且一年矣可與某名公遊乎曰止陳棟塘宋龍門司馬西虹遣子弟學於本泰本泰是以相識然亦未嘗多造拜有請速間一行之若他公則絕未之見也曰汝鄉某君某君亦嘗交乎曰亦未能見耳曰士亨操持如此於學也勇乎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孟子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夫志於道義學者所宜操持孔孟之所以教後學也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如未能然即此操持與伺候於公卿

之門往教於尊貴之家者遠矣夫處與出不同出而履政則雖芻蕘可詢草茅可下使無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失不可溺於守也雖然不有處之守亦無爲出之用矣又曰若取人爲善則無出處窮達之間

別章宣之語

章宣之自嘉靖庚寅六月移居驚峰當是時宣之以滿歷不忍別予去再處者又一年今年七月七日宣之以違母定省日久且還進賢問別言涇野子曰夫宣之孝親可以通人鬼交友可以托生死質實不詭貧乏不求是故忠信之人矣殆可以共爲不遷怒不貳過之學乎王伯啓曰詔之行已高美

如此從先生又如此其久也乃始可與共爲顏氏之學何耶  
曰子以不遷怒不貳過爲細事乎今學者之於怒也又不止  
一遷矣或窮其別根或拔其茅茹或推其旁枝或循及踈節  
以快一時之忿者亦有之苟非致情之和以通天下之達道  
者未免於多遷也學者之於過也又不止一二矣日雖曰已  
改矣不覺復見於十年之後心雖曰已更矣不覺復發於偶  
語之時以抱終歲之悔者亦有之苟非至情之中以立天下  
之大本者未免於數貳也然則不遷不貳者豈非甚難者哉  
故從遊夫子者雖衆惟顏子爲好學顏子之學雖已復於聖  
惟存於怒過二事而已宣之斯往甚母以已之情性爲已至

哉甚母以已之情性爲已足哉於是伯啓曰茲豈惟語詔乎  
朝華皆當從事於斯矣

書永慕堂後語

曹生廷欽收其先世景銘君懷父原達公文詩數十首裝卷  
以問言則謂之曰原達公生于元末景銘君生于洪武中于  
今蓋百六七十年矣然觀其文詩其人猶如生存不歿夫何  
故以行不以言以節不以諂以義與孝不以沉於俗也擴而  
大之振而顯之使雖千有餘年常在也不有望於廷欽乎

別陶兩生語

陶克諧克允居鷲峰者且二月隨其父杏垣先生歸彭澤留

一卷以問別言涇野子曰克諧汝於業可謂精矣將其心尚有未精者乎誠使其心之皆精也雖舜之惟精惟一者亦不外是又何慮道與人之有二心耶克諧其願汝名乎格神人而舞獸鳳者非偶然也克允汝於行可謂慎矣將其知尚有未慎者乎誠使其知之皆慎也雖舜之明物察倫亦不外是又何慮學與生之有二知耶克允其願汝名乎弼五教而風四方者非苟然也

贈別王伯啓語

八月二十之夕休寧胡孺道來曰三原王伯啓北上在即先生何以贈之言乎涇野子曰夫伯啓於孺道如何對曰伯啓

坦人也允人也他人之有尺寸進者多傲睨同儕伯啓身通易書詩禮且舉關中魁元乃自視若無焉凡鷲峰諸士多親就之樂與之群此非其坦乎其言于人人無不信以折人之過而人不怒稱人有善其人輒喜其所自至以伯啓非諛也故朋友雖數千里托妻寄子不以爲難此非其允乎予嘆曰有是哉孺道之知伯啓也夫伯啓疇昔之夜嘗夢母夫人小恙矣旦即束書裹糧與其一僕治任以歸啼泣請予以告別予與諸友慰之曰伯啓可謂以夜爲夢以晝爲真矣有是理乎伯啓姑已乃走其僕於崑山叔父得平安家書而後定於是嘗嘆伯啓之勇予未之能及焉則孺道所云伯啓者非相

阿私也雖然坦以義而廣允以克而美孝以忠而大故君子之學恒不自足焉且夫爲河者能受涇渭沱澧而欲受河與江其可得乎故大心體天下之物者至欲爲海焉雖江與河皆受之矣伯啓斯往也求師於三人同行之中擇友於二人同心之際以踐予嘗所謂禹益皋陶之氣象顏曾宓仲之進脩者必有事焉而勿忘乎不然幾何不并其前所有者而變之耶伯啓勉哉

別戴時化語

夫學貴專不貴博貴近不貴遠博而不專則離遠而不近則荒故雖舜禹之學止在精一而伏羲之遠取諸物者皆近取諸身也後世有周程張朱之志者然或爲曹劉鮑謝之業可謂係小子失丈夫矣有韓范富歐之志者然或取老佛莊列之妙可謂彌近理而大亂真矣時化管美而趨正學篤而文良無寧以此爲是乎昔孔子見易於開門闔戶之間而以君子不多責端木賜不可不存視也

贈別林秀卿語

莆田林秀卿將赴會試過鷺峰東所曰穎旦日行矣請問用功切要之處涇野子曰秀卿常日何以用功乎予然後可得而言也曰惟在收放心耳則何以能收之也曰惟恒憂動惕勵耳曰雖然必有事焉而勿忘方能收之也故君子之學致

曲爲要夫曲也者委曲折轉之處也夫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故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者非專飾於外也今夫仲路信人也至使千乘之國不用其盟曾子孝人也至論其所以事親者止在對酒食有無之間然求其致曲之功無宿諾請所與則甚淺近耳此孔子每欲無言而高談雄辯者離道之遠也是故言行合一之謂學內外無二之謂道

贈黃子積語

安義黃子積將北上問根本之學涇野子曰予何足以知之然而子積之志則甚美矣其亦有厭於枝葉之學乎夫君子之務種學猶林師之務種樹者既植其根本於地矣惧其風

也則扶持之惧其乾也則灌溉之惧其土脉之薄也則糞壤之惧其兒童之搖動也則限域之惧其折拜也則藩籬之惧其條肄之旁出也孽也則剪剔之夫然後根本完固與天地之化相通其爲枝幹花葉他樹莫能比高然則君子奚以爲學之根本也曰君子以良朋爲扶持以多識前言往行爲灌溉以能處惡人爲糞壤以絕物誘爲限域以循禮爲藩籬以直義爲剪剔則斯學根本之全其發也雖以橫四海塞天地有餘也昔者孟子知此根矣不以晬盎爲事而以四德之根於心爲功有子知此本矣不以道生爲事而以務本爲先子積苟從事於斯即日登甲科躋顯仕於天下無難也

贈謝應午語

謝應午將北上餞之鷲峰東所問別言是日方講前年朝廷勅諭之美謂擢郡縣一二廉仁之吏知府陞都憲縣令陞僉事以勵其餘然有司者未能奉行雖或擢用不緣親故必論恩讐不足以鼓舞庶士安小民也諸君廷對其勿忘乎於是陳子發述改定制之事曰史氏寡學嘗謂文帝不及賈生殊不知文帝之所未違者賈生之所未知也夫問閭梁肉阡陌之馬成群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未晚也不然百姓饑寒而紛紛更張亦何補乎

贈華如閔還無錫語

華如閔既滿歷將還無錫過鷲峰東所以問言涇野子曰試言如閔之所懷乎曰汶常受廷訓於知逸家君久矣竊其志於忠孝之道而未能苟得一言雖子若孫傳以爲寶也曰子欲爲孝甚無他求惟願其字則得之矣此固知逸先生筮賓之志也昔者孔子稱閔子之孝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子誠以是如閔也而孝有不至者乎子欲爲忠甚無他求惟願其名則得之矣此固知逸先生執手咳名之志也昔者閔子曰則吾必在汶上者對季氏之使而言也若當聖明之世則又改用乎此矣且子以滿歷行且捷乎秋闈觀國之光用賓于王移其孝以致其身用其實以副其名則其所以爲忠

者斯盛矣於是如閔曰汝以忠孝二物高遠難行也乃不知止於汝之身而得之知逸家君之道汝生三十七八歲矣今始得聞之乎歸雖以告世世可也

別徐子中語

江陰徐子中將別鷲峰東所且曰則何以教洽守以終身行也先是子中嘗問字說則告之曰斯歸也甚無他求惟顧名思字以此義理浹洽于中則可也夫學之所以半途而廢道之所以自爲無成者皆生於不悅也苟爲能悅也久則義理浹洽於中自不能已孔子之所以爲聖顏子之所以爲賢皆在於此此論語第一義子中不可小視之也然則何以能悅乎夫子又不云乎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好且樂可謂悅矣然必自知始焉則所謂格物以致知者子中又不可而造次顛沛或少違也

贈朱季脩壽母七十語 季脩即仲開

朱季脩問壽其母李氏之數百年也涇野子曰季脩往年問壽其父拙翁處士矣既以不學陳萬年告之矣今又問壽其母夫壽父與壽母豈有二道哉曰年父之壽得先生言年母之壽不得先生言是年厚父而薄母也曰子於父母固無分於厚薄若予之壽豈有二說哉雖然傳不云乎父尊而不親與天同母親而不尊與地同故君子之事父如事天自強不



息斯壽之矣事母如事地厚德載物斯壽之矣是故茹垢納  
汙之謂含廣受博畜之謂弘呈英敷華之謂光巨堦際極之  
謂大有此四者斯稱厚德則品物咸亨矣季脩試思於此有  
刻心有未黜乎褊心有未剖乎晦心有未開乎邇心有未遠  
乎誠從事於此功深而力到日就而月將以造於載物之地  
則是壽其母與地等雖孟軻成仁義以壽其母至今數千百  
載常存不啻也

贈廖叔高還衡陽語

廖叔高者年友南衡先生之子也會試不第業南雍間問學  
于鷲峰東所將還衡陽請予更字且問言曰歸懸座右如見

嚴師也涇野子乃字之曰叔高古之曰願無他求惟顧汝名  
字耳聞之曰僑者遷也高也蓋自此遷彼猶自下升高耳詩  
不云乎出自幽谷遷于喬木皆就高之義也夫人生本直如  
竹筠松柏然但爲藤蘿纏繞則不能亭挺干霄者多矣是故  
辭章所以牽此直記誦所以駁此直利欲所以蝕此直爲名  
所以驚此直若有所覺即奮力一削斬之便可上達高明矣  
僑問功自何處起曰夫子不云譬如登高必自卑故始則造  
端夫婦至則察乎天地

書汪節夫家訓語

己丑夏休寧汪節夫謁予於柳灣精舍出所得諸公文字以

展予予謂之曰節夫何必以是爲哉歸敦實行化導家人宗族以及鄉黨爲閭里表率不可乎越三年節夫復來謁予於鷲峰東所出所撰家訓八篇以展予予覽之曰節夫相別三年可謂能相信乎節夫曰尚和老矣無能爲子孫計賴有古人之格言時賢之確論纂集成編以示後耳予嘆曰世人以金帛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視節夫不其誤邪雖然言於是必行於是吾願節夫無爲貧所累必求見斯道之美胸次洒落則斯訓也斯可永傳子孫常守身教於千萬年矣

贈蕭時化語

蕭時化將還新喻以一冊來曰文明聞教雖多若更得一二

言歸將比諸羨墻涇野子曰夫予豈有二言哉時化而忘往日騎驢以扇遮面復下揖諸友之事乎予嘗數以是講于鷲峰諸君以爲時化此一事節亦可謂造次必於是矣斯歸也惟願常若是耳問曰焉能常騎驢邪曰凡心不在皆騎驢遮面也凡心在皆下驢揖友也自飲食衣服之際居處交游之間皆可以是以求之不然雖有所聞守之不專或爲他論所惑縱在驢背上無扇遮面亦不見人又安肯下邪又將與騎驢覓驢等耳

贈黃珍之語

武陵黃珍之滿歷已將四月矣其友劉幼淳乃過之以問還

珍之先自買舟經營勞勩不以爲難幼淳又同事焉則又曰  
無以勞子也他日幼淳以告涇野子曰幼淳之有珍之猶吾  
昔日之有秦西澗乎夫幼淳事珍之若兄長如此其忠且敬  
也珍之不以幼淳爲幼也忘其年而交之如此其友且愛也  
幼淳曰珍之表裏如一然於人甚寡合獨於邦儒有取焉珍  
之曰幼淳真醇謹士儒之良友也夫自珍之謁予亦數月矣  
講學不憚寒暑謀道不羨巍科予以爲同游中之寡過者  
也卽其處幼淳者觀之當又非士類之所難及者乎珍之行  
吾無以加益惟願與幼淳共講斯學恒用斯懿無惑於流俗  
自身而家自家而宗族鄉黨以爲武陵之俊髦法使茂叔之  
道復起於南他日珍之大用于時雖以佐理天下有餘也珍  
之甚無易斯言乎

送劉幼醇語

己丑夏武陵劉幼醇謁予柳灣精舍同解州王克孝與講舜  
禹臯陶之學幼醇便興仰思師之志未幾時歸矣他日與諸  
子論學至是言未嘗不稱幼醇也辛卯冬幼醇來居鷺峰方  
丈未久北上比會試還則猶是居也曰邦儒不以不第爲悔  
獨以違教爲恨耳當是時章宣諸友皆在也每講格物慎獨  
致曲之學則幼醇又能先敬事焉宣之諸友曰幼醇之資不  
可當雖漢黃叔度者奚讓乎予曰雖某亦以爲今之叔度也

歷專刑曹四川司其司曾主政者接其温恭之容叩其明誠  
之論遂待以上賓禮且枉問交游焉則予與宣之輩稱幼醇  
者非私榜也雖然東所之論道惟仁爲大其學惟以弘毅爲  
要其人則以曾子爲宗也幼醇之歸其必兄事黃珍之同心  
戮力而往以曾子爲必可至求進於此仁焉他日大用雖以  
不忍人之政濟天下有餘也將所謂舜禹臯陶之學亦自是  
皆可以見乎若或自小自畫移于流俗而弘毅之不至則宣  
之諸友必曰怠惜哉劉幼醇徒其資質焉近似叔度耳

贈聶士哲語

聶士哲將還金谿問可以終身行之者涇野子曰士哲嘗有

二言焉予對人未嘗不以爲美談也歸惟守之而不忘克之  
而不滯於道有不可入者鮮矣問二言之謂何曰昔者胡以  
文告我曰友有問處人於士哲者士哲對以當先處己蓋能  
處己便能處人矣他日又有問聖人之難學者士哲對以控  
聖人之心安於己之腔子內是聖人誠難學也若己之心與  
聖人之心同也則聖人又何難學之有對曰斯二言者蘄誠  
有之不識可以入道者何居曰士哲未習孔氏乎孔子之言  
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由前之一言專於處己而不  
責人久將雖天亦可知豈不可以望孔氏之門墻哉士哲未  
習顏氏乎顏氏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由後之二言則誠不可以自畫久將雖聖亦可至豈不可以  
升顏氏之堂室哉雖然越賈有得美珠者晝十襲之夜三視  
之不可謂不善守矣然頃刻或忘鼾睡在床榻遂為海寇取  
去不覺也故有事勿忘斯為貴耳江出於岷山其初止可泛  
盃然江能貌謙虛而心卑下於是汶澧潛漢諸流皆入之遂  
襟帶蜀楚至於關越北敵黃河東達滄海以為南國之紀皆  
其克之不滯所致也士哲又能若江而不若越焉豈惟於道  
可入哉士哲勉旃吾時矚目以望金谿耳

再別章宣之語

章宣之再居鷲峰也又七八月矣蓋自嘉靖九年之夏同諸

友與予處中間雖或省母于南會試于北然而得常聚講者  
三年也初宣之歸省也嘗勉以不遷怒之學比其來也則曰  
詔數克其褊隘懲其忿急覺遷怒之失寡矣初宣之會試也  
嘗告以甘貧之學比其還也則曰詔雖或絕糧而不愠落第  
而不怨覺其貧之得多矣及予時察宣之之獨一僕病死孤  
處淒院自歎不愁懼易伯源歎其難有友病危夜馳視聞其  
有良醫也獨步請往返十餘里不以為勞若有貴官尊客雖  
在鄉曲三四請速止一往舟過儀真有富家請教其子弟約  
贖百金棄而不顧曰詔豈若遨遊鷲峰東所之為樂哉至其  
篤孝之行則又范伯寧所深服諸友所嘗稱者也若宣之者

可謂於予言能相信於斯學能不愧者乎今茲之往則予又何以加諸雖然嘗聞孟氏之論道矣學近充實固美矣若光輝之未著則於大猶歎焉美大之間宣之不可以自畫也又嘗聞孔氏之論道矣學有執守固立矣若變化之未成則於權猶歎焉權立之際宣之不可以自小也宣之有篤信好學之資故予以此深望焉知宣之必不以一行自己也

贈王道充還清江語

清江王道充過鷲峰東所以告歸且列其志以問言涇野子曰道充卓卓乎志古聖人賢人之道有君子終身之憂而又自懼未免爲鄉人顏淵曰有爲者亦若是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子殆可爲顏魯之學乎曰惟是鄉人亦難處耳曰學如舜之所居而化及河濱雷澤也又何難道充曰斯可以體仁矣已而問春秋紀吳札聘魯之事君子謂之辭國而生亂者如何曰是非聖人意也夫札雖有次及之序而諸兄苟皆享國之長札之存亡又未可知延陵之祚壽夢豈能必及於札乎故專諸之變其失不在札之不從父命而在壽夢制命之非也昔堯舜有天下不傳之子授之異姓舜禹如朱均友弟如舜禹可知其不拘於立嫡也夫壽夢將賢季札而又立之乃猶顧息于群公子之有國是宜其公不足以範後嗣而其弊適以階亂也道充曰斯可以觀經矣已而又問司馬公

常念中字以治心而程子非之者何曰離吾心以求萬事萬物之中亡其本矣離萬事萬物以求吾心之中墮其用矣夫學必有事故念中之無益於治心猶數珠之無益於治行也道充曰斯可以致一矣他日道充又來曰得必有事之教雖在床簣之時正念既興愈思愈深不覺雜念既退乃知存誠則邪自閑曰道充若又以仁爲念時復思繹則見此心當如天覆地載之大纖毫塵埃界限皆不能入雖冰雪之點紅爐不啻也道充曰貴之往也當以仁爲必有事而勿忘乎曰然

贈程惟時語

惟時於戊子之秋謁予柳灣精舍比察其後也守貧不謁公

府信經不惑異說事母不以形聲遇同儕歿於途者雖非其戚也倡義棺歛言於要路使有所歸則於其弟惟信之死心動而先馳旣殯而恒泣者皆出因心之感又非人所能與也然則惟時於學亦已有可行乎茲也又問則予何以加諸夫程伯淳者惟時之先傳也其道蓋無精粗巨細顯微終始而一之者也夫物豈有巨於天地者乎伯淳視之等於鳶魚夫物豈有細於鳶魚者乎伯淳視之比於天地望惟時持此心而無或惰好斯學而無不在則凡急遽造次之時皆從容中道之地且惟時善醫不見人之病瘡乎有情感有時感有積感有氣感有服食感然而其本則一也若探其本而能斟酌

攻取之則一藥物之微可以回垂死之病此其得精神命脉處又非言語所能與矣惟時又不可以其已能而或忽也

贈王左卿語

王左卿初至鷺峰東所以君子務本爲問涇野子曰孔門之學只是一箇仁其本只是孝弟君子爲仁必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使天下之物各遂其生而後快於心此非仁乎然無孝弟於先則性真自伐和順自沮推之民必犯上推之物必至作亂而傷害猶蝨其木而沮枝葉之茂也他日講魯事弘以任重之事曰學者之心苟能平其好惡刪其異同撤其藩籬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也自能兼育民物並生

頑讒於仁有不任者乎左卿問弘從何處下二曰心有所蔽故不能弘苟格物以致其知始見已私之難爲存也故孟子論盡心由於知性知天左卿之還江都如無忘斯二言也則仁又豈遠乎哉

贈李和中語

李和中嘗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涇野子曰人之德性本是廣大可以配天地也但人或立下意見或分著彼此或隔了藩墻便自狹小與天地不相似矣故不以私意自蔽使亦能如天地之無不覆載纔謂之致廣大人之德性本是高明可以配日月也但人或溺於聲色或雜於貨利



或急於功名便自卑污與日月不相似矣故不以私欲自累  
便亦能如日月之代明纔謂之極得高明然精微之未盡亦  
未免爲廣大之累中庸之不道亦未免是高明之過故致廣  
大便要盡精微極高明便要道中庸問溫故知新曰溫如燂  
溫正如酒漿一般須是有人以溫之便有氣味可餒良心冷  
了如槁木死灰一般怎能得新意來也因謂之曰就是與諸  
友會文亦便有致廣大處問何以見得曰如論文已或有些  
好意不肯說與人人或有些好意便不知取亦便是不能廣  
大也須是把這心胸看做與天地一般人有善取之於己已  
有善持以與人方好不然恐是做文字的秀才也他日和中

還盧溪問言逐書以歸之

贈王韜孟語

涇野子謂王韜孟曰汝有剛方之資矣吾贈汝以荆山之玉  
汝其親直友以爲鑪錫見惡人以爲沙石閑於禮以雕文章  
諳於易以時變化貴爲宗廟之用有不可乎無但使其玉在  
璞中也

贈太學生盛東伯還海陽語

大學生汪功成俞鑽吳應期歐陽乾元者數人謁予於鷲峰  
東所曰功成輩之友有盛瀚東伯者今通政程齋先生之子  
涇野子知之乎曰予嘗過程齋先生矣東伯出揖予見其器

涇野先生集 卷三  
宇雅重識度朴厚私羨曰此真程齋之子乎汪生曰涇野子知其外或未知其中夫東伯學博而能文言簡而有理行慎而不誇志遠而不陋其授史又詳審而有見功成輩交遊數日祇見其可親可敬初不知其爲九卿之子也昔漢李固之父邵爲司空固爲大學生暮之於家朝之於學數布衣乘驢同常行輩往來人不知爲司空子厥後學行卓邁爲時名儒每讀史恒思見其人豈知今再見于盛東伯哉功成輩薰其德獲其資益良多乃今還海陽其何以語之乎涇野子曰果哉諸友知東伯之深也然予抑豈徒知東伯之外者乎蓋深知其本根恐諸生久未聞之耳夫程齋先生今之名儒也抱

經濟之學負致澤之具既暢六經允通群物

經筵敷進讜論督學至變流俗予數往請其益非黃帝岐伯之經非伏羲文王之易不談每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其視漢司空邵又過焉乃東伯早受庭訓親承家傳宜其有今日耳然則東伯之歸也不可他求矣惟守先生之道益淑其德益崇其業益善其子益睦其族波及鄉人他日登巍科躋膺任發揚先生之道在

朝廷天下然後見予與諸友之知者有徵也東伯不聞海陽人劉昉乎其父允登進士官未大顯然所至革宿弊辯冤獄讀貫詩書著文至二百餘卷昉承其學致位龍圖學士賢聲

不著而允亦光大於時况程齋先生之道薄允而不爲而東伯之繼述者雖邁乎昉如原明之於申國獻公不可乎於是功成輦曰此固東伯之素所畜積者尋當見東伯之有建于時也

贈錢執夫語

涇野子謂錢執夫曰汝有愷悌之性矣吾贈汝以蜀山之松汝其堅汝之根風至不搖執爾之顏霜至不變挺爾之躬雨至不歎雲露以潤其身日月以晬其面大爲廊廟之用不可乎無但使其材猶在山中也

贈何叔節北上語

何叔節之兄叔防以庶吉士讀書翰林其室在揚州不能往叔節選戚屬以伴行無一應者乃身同其內買舟北上以送之瀕行渡江過鷲峰東所問曰可乎涇野子曰美哉斯行也可與得恭兄之道矣昔者叔節之初至東所也言或自取行或自專比其再見予也論文則以兄爲先談道則以兄爲高予已羨其言之能恭其兄矣今復有茲往豈非其行之又能恭兄哉傳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夫國之不讓者凡以少陵長後躡先賤壓貴卑踰尊疏踰戚外浮內利越義蹈驕直八者行欲國之興不可得也然而其本皆起於家焉叔節甚無以此行爲小而忽之也叔節如得其義參前倚衡無往而非讓

則他日出以佐理天下亦有餘行矣其告諸叔防叔防固已起原而思報國者也

別黃仲德語

黃仲德游於鷲峰東所者已二年衣履率布素博涉經傳不輟亦可謂篤志斯學然尚未見其大就也將亦或牽制於流俗乎夫抗志高則有遠詣立脚定則有整步易曰係丈夫志舍下也仲德欲爲聖賢之學則於牽已處不可不折斷直上也

再贈黃子積語

去年黃子積之北上也予已告之根本之學今春同章宣之

不第而來又居鷲峰者數日

後歸宣之常言子積善與人

交見善而能讓有財而能推有古崇義賤利之風焉予雅敬之以爲流俗偷薄士平日相好如兄弟一旦所至少異見位則嫉其高見貧則惡其窮見名則憎其美肺肝以初仇讐以終者蓋多有之如子積之風行又何患其不能趨於道乎嗟乎義利之間舜跖之分使子積不已其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常見義之在我而措之行也積累之久雖舜亦可學矣子積甚無忘其所有之美而甘於小成也子積固嘗稱何性之念念在斯學寧肯不思齊乎哉

贈金用九語

癸巳初春酌諸士於鷲峰東所欲行投壺禮以侑觴一士有不能金用九曰當行禮則不可辭遂立易同爲司射方元儒爲司中黃容余宜諸人爲三耦卒如禮未幾用九告歸休寧以問言則謂之曰用九茲往不可他求凡有所見即不辭如投壺禮者而行之將無往非道矣是故子思見鷲飛于天仲尼見川逝于地茂叔子厚草驢鳴于偶爾皆是物也曰一投壺之不辭何至如此之大乎曰昔者夫子且欲執御而况於射乎是故道不外于事之大小理不間於物之精粗惟患人既見而又忘既得而又失耳用九拜請書諸卷用將比諸見投壺禮

贈江以薦語

江以薦於嘉靖癸巳正月既揆歷欲省其父祖于旌德以問言則謂之曰以薦歸省爲順孫孝子然必爲大學中庸而後可何謂也曰子思順孫故作中庸曾子孝子故傳大學曰廷藻所不請事於格致誠正明善誠身而惟其食之厚薄衣之寒暖以爲省父祖也則爲忘吾涇野子矣

贈蕭鎮南語

光祿王公嘗謂予曰近有蕭生鎮南者英敏博覽工於六書亦善圖刻予曰不知也既而見鎮南書人卷軸多用隸體字畫道勁可超漢魏其圖刻果皆精妙予初覽甚爲鎮南喜既

覽又爲鎮南慮童德進問曰何謂也曰不見張旭乎見公孫  
大娘舞劍輒悟筆勢草書入神數百載學書者皆以旭爲高  
莫敢比也惟河南程子觀之則曰使旭移此心以學道何所  
不至惜乎旭未之聞耳予之所見方學程子而鎮南已稔聽  
予之素論矣知鎮南必不以旭自處已也記曰德成而上藝  
成而下夫子曰志道據德依仁也而後游藝上下先後之間  
知鎮南已能辨之矣鎮南將歸秦和請言遂書以與之

贈蕭子聞語

蕭子聞曰韶親聽誨言輒能興起第恐歸興化又無所聞敢  
請一言以資願謔涇野子曰士之于學惟患不相信耳苟相  
信雖隔千里猶在几席也苟不相信雖在几席猶隔千里也  
子聞如有事而勿忘又何患歸興化之無聞哉

贈曹子齊語

曹子齊同蕭子聞觀書涇野子曰予嘗謂以我觀書者爲上  
以書觀我者爲次以書觀書者爲下上或不能當取其次今  
之士多以書觀書者也雖洞萬卷盈五車祇其巧爲耳爲損  
則有餘爲益則不足願子齊勿從之也

白子直父竹石壽語

白子直曰應虛父號竹石今年生七十矣應虛無能爲壽涇  
野子曰子直常言竹石君能處訓者蓋言教也以竹石自居

者則身教也子直能學虛於竹以願名學介直於石以願字則雖咸之以虛受人坤之以敬直內者亦不難到矣凡子之爲名字者皆父之爲號者也斯其壽竹石君者又可以年歲計哉

贈周時敷語

周時敷將還秀水過問言涇野子曰道以得已爲行學以周世爲材晉魏之詩止可備閑適耳

贈方元儒語

方元儒問學于鷺峰東所涇野子曰學以近思爲先小心爲要致虛爲本對曰問遠大之學而子言如此者何曰近思所以致遠小心所以造大致虛所以篤實希曾不見登東山者乎自介石近問而始耳

史德化之祖母卞壽語

季春之初飲燕諸士於鷺峰東所酒半投壺立史德化爲司射動止從容告語靜雅諸友皆驚畏聞名素諳也未幾德化問壽其祖母卞夫人涇野子曰占影見標闕堵見楨德化之於三代之禮七世之樂皆如今司射焉不患其卞夫人之不千百年矣况卞夫人孝敬貞慈揚人咸誦之德化充其道不但比于崔山南可也

贈黃用晦語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三  
黃用晦初謁鷲峰東所予未之能異也既選貢矣問所試卷以觀一判語數言皆故實積累錯織而成予嘆曰用晦博哉且此上來請言予曰用晦之學如是則又何以益之將無在於約乎用晦不見治絲冠絲履者乎蓋不啻千萬縷絲也使不先立乎柱本令絲有所歸附則將紛然亂午然橫四出矣是故博必約而後可也邇聞用晦善事其父虛山君言必尊動必依惟恐違虛山君之志焉當用晦之爲約也能即事而有得以暢于事業則大本達道亦於是乎出雖欲予之言亦可勿用也

贈劉思補語

劉思補將去鷲峰東所請言焉涇野子曰思補自知其不足者安在然後可言也對曰先生自能知衮耳曰思補能知我之能知思補也則豈不能知思補之能知我哉夫知之不深則信之不篤信之不篤則行之不力世之不相知者亦多矣予固知思補茲往必予所常言者篤信而力行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徐紳編刻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吳遵編刻

傳

擬子畏于匡傳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與仲由顏淵適陳道過匡匡人曰陽貨昔虐我匡人我匡人夢寐未嘗忘也今且至遂圍之習甲季路曰匡圍譁矣由其為夫子穆筮回曰止命也夫由曰君子溝難神詔之處廼筮得允之困子路曰譬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凶之固也我其死諸誰與從夫子者顏淵曰困

豕曰亨貞夫人吉無啓之譽君子弗求直道而往天地弗違  
而况于人乎子路猶慍廼貢繇于夫子曰昔者由也聞諸夫  
子曰君子之道利用安身茲也若何子曰由嗟爾之昏於德  
也危而不渝艱哉夫道若亡于斯世也予不得而知也如使  
予得而知也又何患焉仲由乃欣然彈劍賦秦無衣田賦兔  
置夫子賦綿之亂曲闕匡人曰非虎也乃解甲去夫子貌似  
虎也

節婦張氏傳

永樂間高陵孝義里王九成娶于相橋人張氏九成家貧張  
暮夜紡績晝服田畝以慈舅姑舅姑遇張如女九成酒酒張

數稱古昔以諫之無子子其姪王合九成歿張年不至三十  
居九成喪如孝子之死父母也姑欲奪志嫁富人張涕泣曰  
吾家如窶空兒能勤苦以奉父母無鬻兒為也兒耻事二夫  
姑奪之力張乃夜髡明心不貳蓬髮長又奪之又髡于是鄉  
黨畏信貞烈登聞永樂五年 勅使者覈旌使者微服身詣  
王里說問釋者曰某舍王嫠婦也某丈夫求婚焉幸教我釋  
者哂曰何物野人而謬口也前年數富家求渠屢髡天復出  
死今禿者何用求為使者固問釋者以鋤示之家使者至說  
曰某衛缺伍俾予來呼爾兒以補之張舍織而對曰此公家  
役敢辭乃食使者以脫粟飯使者嚼之曰此非稻粱也美而

其張又精五飯食已使者表間張容色不振驚直曰不敢當  
贊曰此婦人也懿德貞行烈如金石不可犯已諷誦遺言温  
温如玉共伯之妻有光衛詩文叔之妻諸曹氏有餘辱九之  
愧婦者萬千孟子曰人性善人皆可以為堯舜果哉

### 宋先生傳

宋先生名玉字廷珩高陵孝義里人也生有異標身長七尺  
短面隆準而玉顏聲响嗒聞數里又莊毅敦篤自幼嗜書不  
棄道路通于五經衆史人號宋五經早喪父鑑且貧甚無能  
悅其母裴氏也至採薪養之容亦不頽厥行三十年也正統  
五年舉陝西詩經第一六年以禮記登乙榜授雙流訓導誨

雙流生若親子弟各達其材他日先生之孫往過雙流雙流  
人曰先生之德齊父母子孫想念何日忘之留孫住數月共  
齎金而返之初先生滿雙流而奏績也法當擢御史亦必賂  
若請而後得先生不能故同銓十二人十一御史而先生獨  
藩府然又自若爾也仕藩府十餘年藩王鍾敬允如師傳動  
止語默臬度而後行時有叅議公朝王會先生見其威儀言  
論又談至朱子綱目先生誦之甚習而又據經折其是非叅  
議公曰先生我師也遂待以上賓七十致仕不入城市仍讀  
舊書惟縣大夫宿鄉飲始至焉先生忠公無偽孚于鄉人其  
先居學也見友人不修潔者身親捶之渠亦不宿怨焉同等

見不修潔者曰宋大漢來也其人輒屏于僻其沒也陰陽家言所當墓位為絕穴請易之或改造兆域先生曰玉兄弟四人而誰以易也且生與序宅死與序穴不亦安乎卒不易贊曰先生構外曾祖也構生遲暮未能逮事茲傳大槩構自十四五時聞母氏及外祖及諸長老云爾他勿論即臨死不易絕穴與易筮事豈異哉然即是亦可知其餘矣

琴鶴先生朱楚琦傳子訥附

琴鶴先生姓朱氏諱璫字楚琦揚州寶應縣人也初朱諱八三者勤且克賈君財雉于鄉間元季兵擾徙宅縣之湖之西村既而田廬益拓樹柵植穀與里大姓相守望又積而能散

也避亂者多依之有為之語曰生世大難逢朱翁則謂其村曰朱村配戚氏生彥明彥明承亂定歸復故業洪武二年編戶西南隅家于孝僊橋側與冀氏范氏胡氏並著姓曰左冀右朱前范後胡配陳氏生宗忝宗忝躬稼耽書不求聞達為鄉人稱又善曲直人事人有紛蹇輒與解平朱村人無少長咸敬服焉號坦履先生卒年八十有三配楊氏寔生琴鶴先生云先生修貌微容人望之若仙與語者皆自以為得意也兒時嘗誦書于庭侍御鄉先生高萊菴過之誦且不輟高戲之曰鷄鳴難比鳳先生輒應之曰魚化即成龍高雅奇之長遂為高門人配戶部鄭郎中女郎中且老憾其子姓鮮儒也

心重先生廼盡挈其家藏諸籍予先生先生受而讀之益力  
身通小學近思錄尚書周禮國語朱子通鑑綱目暨野醫農  
種諸書嘗挾尚書禮記從鄉之業舉子者遊偶一不利輒棄  
去乃益尚志養晦以自逸於是四方士從遊者數十百輩先  
生躬自講授不倦一尊忠信而早文藝焉與里人范思華徐  
彥明為友思華性仇惡人憚之若尊官彥明任俠使氣睥睨  
一世三人者有所如里人至具酒脯往候之市肆有危樓行  
酤三人至先至者咸自避去不亦勿敢譁厥後又與施林塘  
琳周東溪安為文字社著社約子孫世講焉伯兄曰成玉老  
且獨先生事之終身益恭天順戊寅歲大稜每饌兄亦必以

肉糜進親執匕著在左右初先世諱鼎者嘗判西安耀州有  
豪民逋租耀州杖之死其家言于朝發耀州戍遼東亦且

死後勾丁數至家衆悉亡棄先生獨對之弗避也景泰間有  
詔舉賢良時先生名方籍甚縣令宋瑗以白巡撫都御史王  
公絃力辟先生先生曰青黃木之災也有令如賢侯不欲吾  
為太平民乎巡撫公亦弗能奪厥志乃令遺先生以粟帛  
嘗與修天順實錄及維揚志書成郡守腆贈之先生辭不受  
曰公舉也居嘗畜鶴別構一亭曰駟鶴暇日鼓琴其中充充  
然不知有人間世也學者稱為琴鶴先生每出市以大笠覆  
首亦或稱為圓笠先生云卒年四十有九所配郎中文者早

卒無出繼配張太夫人生二子訥訥字存仁年十六廩于  
學官舉應天鄉試為鄞令失意時貴調長陽再改江陵以母  
夫人喪歸免喪卧家不起配范氏生子應登應辰應登舉進  
士以南京戶部郎中轉延平知府歷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  
文行著於一時應辰少而能為古文辭初江陵之教令二子  
克續先業然則琴鶴先生沒久而光載其馨者將無在斯耶  
史桄贊曰鴻飛冥冥燕鵲焉知君子畜德登陟考時吁嗟朱  
翁有修其肩視軒冕涂怡怡茹芝有琴伊鼓有鶴伊隨泉石  
之味有嘗者誰畜極而發有道斯貽奎回丁天照此子孫乃  
及先初亦克顯止澣湖有村號朱自元載厥休聞千祀候存

### 古真先生傳

古真先生姓徐氏名璽字克用浙江餘姚人也生而介特嚴  
正不習淫媚嘗為吏亦不能吏行終亦棄吏不仕安于貧賤  
乃敘曰璽行年十七與從兄某菴君讀書積慶寺為進士學  
以求榮忽有司檄令監戍徙之漁陽乃推案慟哭而去歷二  
年得脫死而歸自是家門多故家人強起吾為吏遂罷進士  
學吾之為吏也吾終身耻之人或以為偽吾之不得取進士  
科也吾終身憾之人或以為妄吾志不欲貧賤然不能術去  
而智解也故吾終身貧賤人或以為愚吾志不欲孤獨然不  
能肩脅而面從也故吾終身孤獨人或以為假吾志不欲鄙

陋人或以為固蓋凡吾所好者必不能為惡凡吾所惡者必不能為好凡吾所能者必不能為不能凡吾所不能者必不能為能皆吾失學而不知變也世之謂不知變者曰古真今皆以古真目吾故吾遂自號為古真翁作古真歌以自艾歌曰嗟天命之賦物兮豈各居其攸胡水不凝兮胡石不流胡稟餘之厚滯兮蹇獨不與世投吾將任真之為是兮抑予學之未修聞之于人人皆曰徐克用真古真哉初先生年且幼釋奉祖柩自外來舟宿泚野孤村舍作鬼事火起延舟舟人皆迷先生神色自若厥既從事兵曹比滿空橐假貸而歸舟轉孟津阻風彌月浹旬禾爨侍者愠見先生曰命可死不特

饑餓此江風亦能殺人熙如也後既謁選天曹遇王考功伯安與語大悅乃遂不復仕矣當其吏藩司也得假省親會父嬰敷疾身侍不去人曰此風病耳可無稽爾事為曰棄湯藥以親簿書璽不忍也居數月而父卒在兵曹時感噩夢便理裝欲歸至而母適訃人以為孝念之先覺也生一子曰愛予同年進士也愛六歲時嘗携行田間愛有所指曰吾後必得之即厲聲嗔曰小子即思黷貨耶比謁選時以伯安講明濂洛之學遂遣愛師事之愛舉進士出知祁州適天下多故廉能大聞于畿甸而先生至祁儉朴滋甚人或語及貧富事曰昔人教兒誦世且嗤之吾將教兒貪耶於戲若茲者近代幾

見之宜世俗以為古真云 贊曰昔漢陳寔周舉始皆為椽  
載其明德不愧孔門之徒當時位通顯富文學如孔光張禹  
馬融杜欽之輩今視之高下何如也古真公持身之堅事親  
之誠慈子之義不忝前哲然則又何以吏為終身耻以不得  
科第為終身憾哉將非真之不可掩與故予亦謂先生為古  
真其諸異乎人之稱之歟

巡撫宣府十二公傳有序

都憲萊陽李公孔教宣府巡撫二年諸廢聿興重鎮屹然可  
保乃曰凡吾所以治宣者非鐸之材也蓋皆式諸先哲之善  
於宣者耳又曰前既有創勲立業之人後不可無崇德報功

之典於是會同巡按御史許君伯誠宗魯移仰該道僉事倪  
君公在璣令自宣鎮初設巡撫以來諸公之亡者稽其履歷  
列其政行採諸輿論叅之載籍得十二公焉祀諸昭德堂其  
或功未大著或雖有功而道不足者例皆不錄乃以告諸總  
制侍郎臧公瑞周臧曰懿舉也公遂使兩生謁十二公傳蓋  
不獨以為諸公不朽計亦以使將來巡撫者有所資于此以  
鄭重斯地也柙因各述其大畧傳之如左著斯祠之所由興  
云其中馬故城王和順則柙為諸生時之提學先生也所聞  
尤真云

李儀順天涿州人正統初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儀即是



地巡撫之茹者也創建開張多可法守而又履廉迪正邊徼  
信畏然權貴人所不喜也坐是被繫以死而不悔宣之舊老  
今猶有能垂泣而道者

羅亨信廣東東莞人永樂甲辰進士正統五年以右僉都御  
史巡撫是地已已間權宦竊柄廷臣多依違於是北虜內侵  
京邑

英廟北狩時已無宣府也亨信獨以恩義固結士卒心城不  
得失陞右副都御史去

李秉字執中山東曹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景泰三年以右僉  
都御史總督是地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然質直不華而又  
剛毅執法善崇用持正之人於是貪墨斂跡兵強民寧邊人  
至今猶頌焉累官吏部尚書太子太保

葉盛字與中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天順八年以左僉  
都御史巡撫是地初盛自都給事中陞山西右叅政督理宣  
府糧儲尋協贊獨石馬營軍移時獨石八城堡經虜失守盛  
招撫流離選勁卒戍要驅諸怯弗勝戰者于農畝給之牛種  
歲收其餘租為市馬牛器械又置煖鋪葺醫藥立社學建義  
塚平蔬圃以慈訓邊郵晏晏歲亦屢豐或不至同穎比為巡  
撫宣人曰是故父母我者也然盛之政又益拓於獨石時墾  
田滋廣儲蓄滋富邊城滋壯宦至吏部右侍郎謚文莊所著

水東日記亦可考數朝之跡

秦絃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十八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剛明能濟事不憚權勢雖多著土木工然皆興廢起頽民亦不告病累官南京戶部尚書

張錦字尚綱陝西岷州人成化己丑進士甲辰開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是地然勤慎有爲利病力爲之興除萬全左衛二學是其所奏設者也自是邊檄多禮讓之俗累官刑部左侍郎

李介字守真山東高密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元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然綜理有方尤重學校常率諸生習鄉射禮以倡行伍至陞兵部左侍郎猶經略邊務於此後卒於宣宣人頌其正直而又明達云贈兵部尚書

楊謚字文寧河南儀封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三年以左僉都御史巡撫是地勤政而嚴以繩下於是復團種之制革馬政之弊邊人賴焉其所著師律提綱焉政條約亦皆關印時務云陞兵部右侍郎

陳紀字叔振福建閩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弘治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是地然宇岸凝重外和而內剛兼之學優識遠邊郵多依賴之宣府大成殿樂舞自公奏設

解州鄉賢祠侍有序

嘉靖三年八月予至解知州臨海林君元敘曰今年正月間州治北廣慈寺僧犯法時已議決毀寺今且數月矣屋敞墻頽木瓦就廢欲移建州治之西以祀鄉賢予曰懿舉也然不如即其寺作祠便林君曰祀止州中賢乎曰州統五縣若五縣賢咸秩祀之尤美也於是博考史志自風后以至岐裕齋得三十有一人林君遂以告諸巡撫都御史畢公從之乃命州人致仕知縣馬達縣丞瀟昭及典膳劉節領其事祠垂成而林君歿矣予不忍忘斯舉也乃述其事因為諸賢作傳焉後又得八人於鄉賢大夫以附之在宋齊唐曰柳元景裴俠柳晟衛大經胡証在國朝曰史誠祖史善王文凡三十九

人自風后至關羽為正位餘列左右其相成之者同知招遠張君恭云次年五月立

風后州人黃帝之相帝嘗夢風吹天下塵垢去嘆曰風為號令垢土去而后在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乃求得風后于海隅舉之為相與力牧共政天地治神明至遂有占夢經按州舊號激漣之海今風后廟南有風洞及鹽南風故州四時風甲天下則所謂海隅得風后者必此也志云風后著兵法及圖孤虛數十卷恐後擬作其墓在蒲州風陵渡西

許由州平陸人堯以天下讓由由告其友巢父父曰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曰向者聞言負吾友遂去隱箕山今平陸縣東北有由塚下有溪爲由棄瓢處事雖不經亦振古高士乎

關龍逢州安邑人夏桀無道龍逢苦諫桀不從又諫遂至於死今縣東北二里有墓云

巫咸夏縣人相殷王大戊周公稱其保又王家其子巫賢又相祖乙今其縣東五里有巫咸祠旁有巫咸谷谷中有水亦名巫咸水

傳說州平陸人殷高宗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象求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遂立爲相告高宗以爲學求賢之道今書有說命三篇今平陸八政村有聖人澗及傳巖其里曰商賢

里

官之奇州平陸人仕虞侯欲假道于虞以伐虢官之奇諫于虞公曰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譬以輔車相倚唇亡齒寒虞公不聽奇遂以其族行

百里奚州平陸人其先家於百里因氏焉晉侯欲假道于虞以伐虢知其不可諫也遂去之秦穆公與語大悅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遂相穆公霸諸侯孟子稱其有四智二賢

卜商字子夏本衛人事孔子後居西河遂爲州芮城人在孔門以文學名然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爲仁以賢賢孝親忠君信友爲學則亦曾子之儔歟墓在其縣東十七里水門村

或曰河津亦有墓

段干木州芮城人魏文侯過其間必式嘗求見干木干木踰垣而避之孟子謂之已甚者也

裴遵州安邑人漢光武時為燉煌太守平蜀有功乃晉魏隋唐裴氏之宗祖其子驍為將軍遷聞喜遂為聞喜人

馬武其先南陽人王莽時遷居州芮城縣西陌村光武中興嘗為先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其破劉紆蘇茂甚烈

與裴遵室三十八將

關羽字雲長州長平人事劉先主志圖恢復漢室稱萬人敵拜前將軍假節鉞威鎮垂夏為世虎臣諸葛亮深器重之嘗

刺顏良以報曹公有國士風其辭曹書自言心如日在天之上曹公表封為漢壽亭侯被吳人害遂為神初諡壯繆侯封義勇武安王自漢以來天下廟祀不絕今常平有其先人塚云

裴頠州聞喜人遵之玄孫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晉惠帝時國子祭酒遷尚書侍郎後被趙王倫害晉俗尚虛無頠著崇有論以矯之

衛玠州安邑人晉太子洗馬風神秀異如玉人每乘羊車入市觀者塞路玠嘗言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色

柳元景州人少貧苦數隨父馮伐蠻累功進驃騎大將軍南  
兖州刺史晉衛京都孝武終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  
陽尹加開府儀同三司特勲要多事產業元景獨無所營有  
菜園數十畝園丁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怒曰立此園供  
家中啖耳乃復賣菜奪民利耶以錢乞與園丁後以國事受  
戮容色恬然贈太尉謚忠烈

裴俠州人七歲始能言聰慧異常仕西魏累官東郡守左中  
郎將棄妻子從周文帝戰沙苑以功進侯爵後為河北郡守  
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直惠為世規矩帝謂俠清  
慎奉公天下牧守第一號獨立使君進公爵

柳崇州人方雅有器量學行後魏時舉秀才高第歷官尚書  
郎中孝文時既罷鹽池禁富豪專利人多爭訟帝遣崇檢斷  
訟遂息又經略荆郢累遷河中太守嘗斷盜馬之疑郡人畏  
服贈岐州刺史謚曰穆

柳科州人後魏太統中為洛陽行臺郎中掌文翰嘗論史官  
記事當顯示于人以勸善沮惡遷中書侍郎時人論文體古  
今異宜科謂時有古今文無古今遂作文論時以為允  
裴駿州聞喜人幼聰慧兵襲聞喜駿率鄉豪奔赴大武補中  
書博士崔浩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贈聞喜侯

關朗字子明州人雲長之後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筭不求官

達後魏太和末王蚪與談稱其奇才言於孝文帝曰此人道  
微言深帝召見言老易即寄發玄宗實陳王道諷以慈儉為  
本飭以刑政禮樂帝嘉為管樂之器

柳遐州人初仕梁蕭譽稱帝辭去譽殂行服後州累徵不起  
武帝再徵始起受霍州刺史導人務先德行

柳機州人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隋高祖欲受禪周臣皆勸機  
獨義形于色後刺華 冀兩州俱稱寬惠

張玄素州人初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執將殺之縣人  
千餘號泣請代釋之唐太宗即位擢御史遷給事中時治洛  
陽宮上書諫止魏徵歎其有回天力歷太子左庶子銀青光

祿大夫

衛大經州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遂於易人謂之易聖武后  
屢召固辭開元初州刺史畢構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  
豫筮死曰鑿墓自志如言以終

裴行儉州聞喜人貞觀中舉明經仕為長安令高宗時累遷  
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明後拜禮部尚書嘗曰士之致遠當  
先器識而後文藝以評王楊盧駱皆中謚曰獻子光庭開元  
中拜相

張巡州芮城南張里人唐玄宗時安祿山反巡為真源令守  
睢陽孤城死戰遣南霽雲突向臨淮賀蘭進明處乞授兵不

至至德三年城陷盡節而死朝廷加特進立廟睢陽其尸葬于南張村

柳渾字夷曠州人幼有相其天且賤令從佛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第進士歷官御史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剛直敢言嘗料吐蕃必劫盟後果然德宗曰卿書生乃能料敵邪益禮之厚渾竭誠盡忠憂勞成疾謚貞柳澤州人性鯁介景雲中為鎧曹參軍嘗諫復斜封官不報開元中為御史又諫周慶立進奇器玄宗善之

柳晟州人少以孝聞從德宗幸奉天自請說賊為朱泚捕繫晟毀械間歸奉天累遷節度使回鶻進公爵

胡証州城西里人元和初進士官諫大夫党項犯邊証以儒士奮勇選拜振武軍節度使有功即今胡村胡氏

裴度字中立州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平淮蔡策勲封晉國公加中書令謚文忠度以身係天下安危輕重者三十年歷仕四朝以全德終始子識大理卿諡學士柳宗元字子厚州人少精敏貞元間進士後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監察御史禮部員外郎坐王叔文黨貶袁州刺史又貶永州司馬益自刻苦為文章元和中召至京復祠以祀之

董孝章州人宋貞宗時十世同居與潞州邢濬隰州趙友齊名嘗旌其間蠲課調



司馬光州夏縣人天章閣待制池之次子寶元初進士累官  
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極諫青苗助役法出判西京置室退  
居洛十五年哲宗初召拜左僕射罷青苗法人謂元祐相業  
有旋乾轉坤之功著資治通鑑諸書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  
正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官司諫直集賢院

趙鼎州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渡累官殿中侍御史  
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初鼎薦張浚浚並相協心以圖興復  
忤秦檜和議論罷政謫嶺南在吉陽不食卒孝宗贈太傅豐  
國公謚忠簡

張村人胡元御世隱居不仕學行鳴于時子所

居西南建孔顏曾燕居堂及學舍歲時率鄉人修祀事習禮  
儀敘鄉飲少長之節教樹蓄敦行藝子孫耕讀以為世守其  
貧賤無外慕鄉黨化之生六子其嫡孫祖訓官至都御史  
史誠祖州禮賢坊人洪武間舉人材仕汶上知縣秩滿陞濟  
寧知州仍管汶上事善政最多

文廟過汶上撫其背曰爾何謂能得民心如此賜衣鈔誠祖  
繡御手於衣在任四十八年壽百十五歲汶人立祠以祀之  
史善州崇寧坊人宣德間歲貢任邯鄲知縣清謹著聞有惠  
政陞鞏昌府通判以不阿權貴致仕居鄉州大夫不法者亦  
以直言勸沮之去邯鄲縣人換衣脫靴立祠以祀至今尚存

王文字貫道州三張村人成化乙酉鄉舉母病頭風或刺文輒有夢見異人明日果得異人醫瘥體貌尊嚴沉默歷武功沒縣教諭卓立師道雖盛暑必衣冠非公事不謁府縣官張知府稱為古君子致仕杜門不出州守常臨訪焉

少叅休菴王公傳

休菴先生王公諱璠字廷瑞陝之鞏昌寧遠縣人也先祖諱仁智曾祖仲榮祖與皆務農事考永昇始以文學起家舉景泰癸酉鄉試然豪宕鯁直言忤當路抑之除河間府知事後以公貴贈奉政大夫戶部郎中配賈氏贈宜人生四子公其季也英敏絕人博覽群經務窮于理為文辭動數千言沛然

不可遏行輩皆仰視之提學戴先生嘗稱為奇才成化癸卯以藩司掾中鄉試第五人以河間君垂老不欲會試河間君力遣之行即登甲辰科李旻榜進士河間君聞之甚喜對賓友酣飲數日卒公匍匐奔喪朝夕哭塚傍凡宰木皆手植及服闋奉繼母徐氏入京弘治改元授戶部主事分督臨清倉有中貴估勢恣貪公至劾革宿弊嚴設科條先繩奸吏二十餘人積逋驟完進員外郎丁徐母憂去乙卯服闋進本部郎中奉勅總督遼東糧儲兼理屯種值邊徼多事軍餉屢乏公力請內帑萬金并開淮浙鹽利於是豪商罔利吏緣為奸乃嚴法窮詰不通請謁折沒銀萬有四千米二萬有七千朋

奸誣訴下御史按白坐配者百餘家及瓜代 朝廷遣使盤  
驗積餘銀米花布率千萬計癸亥奉 勅僉督漕運兩遇

藩王之國舟多阻隘夙夜經理細䟽漕政多見采納又奏留  
天津德州寄囤米五十萬省漕卒至十六時皆稱便尋擢山  
西布政司左叅議分理冀北道即古雲中地虜數出沒邊更  
興役公冒寒暑督轉餽雖狼烟累驚曾無避難方及二年  
邊儲充足撫臣持䟽保薦冀其大用壬戌歲當考察乃以失  
歡同僚漬致流言被黜 藩王重臣連䟽奏留公亦以三書

自明荷

旨查辯語在王氏家乘然公自信益篤謂不可必於人惟無

愧乎天耳時宦瑾用事有勸謁以求解者公曰是喪吾素履  
之節也卒不往初公之監臨清也倉中年例扣入可三十萬  
錢皆禁絕之其革遼中紙價尤著見聞故部臺書公考績非  
操心端謹則剛果有為其有壬戌之黜者皆公訖威戢權之  
積也蓋公自為諸生時同舍生隱學宮傍隙地入已衆忌之  
訴於官以公齒行先已強為事首公偶領之然亦事閣不行  
衆更詭為文移之縣縣聽之遂直以地入官而彼生省知為  
偽牒也即更言於按治稽原牒有公之名輒出為吏公嘗弗  
知耳公素稟剛方有河間君風故未仕而罹於訟旣仕而傷  
於讒人卒為弗平而公固皆歸之于天也晚年僑居揚州日

與名士大夫倘徉山水談詩飲奕益篤於自好乃正德己巳六月二十有五日以疾終距生天順丁丑二月享年五十有三配張氏贈宜人蚤卒繼蘇氏山西汾州世家考諱子成為鞏昌司獄河間君聞其及笄而賢禮聘於公祇承內則奉姑舅以孝謹聞雖貴封宜人心益下無泰侈及公沒哀慟致疾撫教遺孤嚴飭聞範竟以憂勞尋卒時正德乙亥六月初八日壽不逮公二年也子男二人長延祥以哭公泣血卒次延祀占籍江都遂舉應天鄉試志行端正學趨遠大蓋紹公於不沒者也女子二人長適同郡何榮次適兵部郎中海陵儲詢孫男子三人卿樸卿梓卿橡孫女子三人

論曰昔鄒陽以忠無不報信不見疑為虛語自王休菴公觀之則陽之言亦或然乎故曰虹貫日而太子惑軻太白倉昂燕昭王亦猶疑于衛先生也夫士之修身砥節者其經也乃或遭讒懼謗不免於世則士固當益篤自好可也苟或少動于中變其所守如誘人言則一敗既形百行瓦解君子所以貴於自信如吾休菴公云

### 桂坡子安民泰傳

安君民泰名國號桂坡子常州無錫縣膠山垵村里人翰林院庶吉士今裕州知州如山者之父也君生而質貌魁梧資性堅定長益廣博開朗被服儒術涉獵書紀身通資治通鑑

綱目言詩發藻迥出儔行性耽山水園林蓋嘗為父友菊翁築菊樂園以怡其情迺又於其園之後作重園以廣之暇則速友徜徉浩歌李白蘇軾之詩遐想逸踪思共翱翔既而歎曰昔人足跡半天下而國不出環堵誠吳人也遂走京師攀躋銀山展觀天壽乃抵居庸越龜蒙鳧繹以謁孔林於是西北遊記已而還泛大江躡匡廬觀瀑布沿入武當於是西遊記已又南遊荆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目諸山遂東至海上渡錢塘江以探禹穴窺天台鴈宕之奇皆有記記各有圖圖各有詩而太宰龍灣廖公乃大叅諸東洲都諫俞國昌諸君皆為之序其事則君固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當其志興

若有人道守之雖以登東山亦肯學而往也嗟乎壯哉初正德辛巳間巡撫梧山李公欲行白茅水利延訪于君君詳列方略兼善勸懲法民樂趨事登于成功李公至恨相見之晚禮遇優厚嘉靖乙酉海寇飄發橫為民患中丞松月伍公聞君才名檄為幕賓時議皆欲搆賊巢穴君曰計左計左夫賊恃海為亂出沒波濤若我軍冒險先褫魂魄莫若以賊攻賊誘執其渠魁耳從之賊平伍公疏其事于 朝廷獲有銀牌之錫則君固懷才挾策明時之逸民託興于山水者乎君毘陵之富室也然未嘗規規然計于贏縮之謀而高貲雄于吳中又喜為義舉積而能散蓋嘗捐金倡郡民以築毘陵之城正

綱目言詩發藻迥出儔行性耽山水園林蓋嘗為父友菊翁  
築菊樂園以怡其情迺又於其園之後作重園以廣之暇則  
速友徜徉浩歌李白蘇軾之詩遐想逸踪思共翱翔既而歎  
曰昔人足跡半天下而國不出環堵誠吳人也遂走京師攀  
躋銀山展觀天壽乃抵居庸越龜蒙鳧繹以謁孔林於是  
有西  
北遊記已而還泛大江躡匡廬觀瀑布沿入武當於是  
有西  
遊記已又南遊荆溪登龍池涉震澤窮搜天目諸山遂東至  
海上渡錢塘江以探禹穴窺天台鴈宕之奇皆有記記各有  
圖圖各有詩而太宰龍灣廖公乃大參諸東洲都諫俞國昌  
諸君皆為之序其事則君固塊視三山杯觀五湖當其志興

若有人道守之雖以登東山亦肯學而往也嗟乎壯哉初正德  
辛巳間巡撫梧山李公欲行白茅水利延訪于君君詳列方  
畧兼著勸懲法民樂趨事登于成功李公至恨相見之晚禮  
遇優厚嘉靖乙酉海寇飄發橫為民患中丞松月伍公聞君  
才名檄為幕賓時議皆欲擣賊巢穴君曰計左計左夫賊恃  
海為亂出沒波濤若我軍冒險先褫魂魄莫若以賊攻賊誘  
執其渠魁耳從之賊平伍公疏其事于 朝廷獲有銀牌之  
錫則君固懷才挾策明時之逸民託興于山水者乎君毘陵  
之富室也然未嘗規規然計于贏縮之謀而高贊雄于吳中  
又喜為義舉積而能散蓋嘗捐金倡郡民以築毘陵之城正

論曰嘗聞之貧富在天不可力移世有晝策夜籌焦心白首  
然終不能長尺寸或并其故者而失之乃有起業販繒芻牧  
之間後其富可敵王侯今觀桂坡子益驗哉彼桂坡子遨遊  
山水吟咏詩賦何嘗握觚坐肆如壘斷人手然而其富自若  
是也士惑於貧富之間而操持不堅者觀此可以定志矣且  
桂坡子俊才有畧懿行秀文又若是也乃落魄於江湖林石  
之間不能沾一命榮而世之齷齪自足才不逮手中庸數至  
顯貴者此其窮達又何以辯也故士無怨尤之心方可以得  
道有混于取舍之分者其遠仁也遠矣孔子曰富而可求也  
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予因桂坡子以

告云

贈君鄒宗孟傳

贈君姓鄒氏名希賢字宗孟西安咸寧人刑部郎中相之父  
也曾祖儒宗祖友德考敏皆處士敏娶某氏生贈君贈君生  
而秀異蚤喪父母祖母何鞠之九歲受孝經論語於謝先生  
能暢大義十三歲何卒遂棄業初何嗜茗秦地禁茗難獲贈  
君每求諸石斲以養何何卒而水漿不入于口者五日也乃  
鬻產以厚葬而假館于士人附氏惟浮屠氏矢不用也南游  
江湖每節候必給祭需于家身焚楮泣諸邸生無同父兄弟  
雅厚諸堂從兄弟有酒食必以速後從兄清淙死皆贊以十

金淵存而不商也每出扶淵貨行歸而畀之息以為服勞爾也常曲世業田四十畝堂兄洹私售于紀氏而擅其直贈君不以問族兄昞昞歿于蜀貨且盡乃歸其喪而撫其孤以立儂族姪也年長而學有行然貧甚開鄉塾以誨人贈君禮厚之遣郎中師事焉且令儂不念衣食既死而賻葬之成化末年關中饑人相食贈君令外姪傅鋼商販荆襄取其息以周宗族戚鄰其救鄉人孫楊輩困而更生者數家焚債券如羅春郭玘者三十家故咸寧人十九啣贈君之恩也弘治辛酉延綏告罄上官令富民借運有司以郎中生員應役贈君曰國弗急救下心何安乃捐千金于里正陽城趙令聞之曰此

在士大夫且以難關中飢時脚者茹賢十人受其直八十金運貨于蜀比啓行皆挾其妻子鼠于終南山家人欲追而奪之贈君曰渠遁者正欲利此也奪則數家之命殞矣止越二年歲熟數家皆還贈君亦不問前故其客蜀時夙興過濯錦橋獲白金二百銖坐于橋側良久有人垂泣而至叩之則失金者也與之家居時隣人來謁適會賓侶隣竊白金酒杯以行家人瞰知欲發之贈君曰止失此損我不多發之彼行敗矣不若微示之令夜自歸其人聞之終身不敢為非弘治壬戌五月卒于蜀蜀人與交者無不痛悼郎中與生員奔喪蜀中蜀人負貲者已無籍客各以其負自還者二十餘家且曰



鄒宗孟客蜀四十年吾輩蒙惠多矣今日死豈忍背也及輜  
車發送者擁不能行贈君之為三秦豪傑非耶故歿未久以  
郎中前官贈刑部主事李氏關中望族贈君之初配也以郎  
中前官贈太安人安人有孝行未笄喪母王氏哀毀骨立既  
歸贈君歲時奉祀必竭誠敬誨郎中少年讀書針指伴夜云  
許氏亦關中名族贈君之繼配也善撫李遺視諸子文不異  
所出史桷贊曰長安劉司徒用齊不溢美久其誌鄒贈君無  
疾言邊色四十年未嘗取怨于一人以所傳郎中狀觀之果  
然夫贈君一布衣盡其材能所至濟衆尚其寄一命詎止是  
邪然則弘其烈而賦之天下者其在郎中乎初郎中扶君柩

還自蜀中過青堆纜絕舟不覆青堆險如灩澦而免所信贈  
君者固獨人耶知郎中之必大無疑矣

王田處士伍先生傳

王田先生者蘇之吳縣人今工部主事餘福之祖也諱瓊字  
時美姓伍氏東白張學士志曰系出楚大夫伍舉之後云曾  
大父顯之元至順間以處士徵不就大父子雲世稱貞隱先  
生國初亦賢良徵拜湖州府經歷父丕理母趙氏宗理嘗為  
萬石長末年膺養老詔授有卓服與姚氏王氏號濠上三大  
姓云其後二氏皆彫落而萬石長益自淬礪增拓舊物嘗受  
大賈寄布千疋大賈死萬石長召其子與之其家驚嘆感激

先生蚤承澤訓凡所舉動多肖萬石長云嘗出隙地以資人之無葬域者其不自葬又市諸他人他人葬凡幾喪復來售諸先生且欲發棺以瘞他所先生曰不與之直若更陰發他售則莫能禁也乃止其發而與人直其他買地穿井以供衆汲捐貲治道以便行旅應時成梁以資利涉好義喜施皆此類也有司率多旌其勞義至有勒石道左以紀其蹟者矣晚年又祖藍田呂氏遺意作鄉約會以勸衆一時比閭族黨禮讓相接風俗頓改歿後人猶頌焉蓋先生稟賦清癯好學不衰少游賀感樓陳體方王孟常三氏之門即得其肯綮好吟詠或有所得輒隨筆書之以爲庭訓工部幼時嘗携之涉

大江登金山吊秣陵訪六朝遺蹟暢然而歸忽不樂曰九華仙招我我願與之游乃以弘治丙辰春正月十二日卒享年六十有一葬在吳城北三十里龍池山初弘治壬子三吳人患荐飢有司勸諸向義者先生遂倡爲齊民先當道強官之然終非其志也故石常惟布服至月朔朝賀或一冠紳吳人尤高焉配倪氏比德先生男一銀娶李氏孫男二長餘慶娶吳氏畎工部娶吳氏篤道好古能發先生之祥者也

替曰美哉玉田晦昧民間身嗜廣誼篤拯困窮行攸在我亦傳于天旣續前懿此後昆福祉旣誕孫子員首旣顯于仕于道尤虔厥源不遠疇流茲焉相此種德何履不旋

澁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四

程